

卡

Case Checked

王路加

神道出版社

书名 Title: 卡 Case Checked

出版 Publisher: 神道出版社 TheoLogos Publications

作者 Author: 王路加 Luke Wang

网站 Web: books.theologos.net

电邮 Email: TheoLogosPub@gmail.com

地址 Address: 2199-3151 Lakeshore Road, Kelowna, BC,
Canada V1W 3S9

© Copyright 2019 神道出版社 TheoLogos Publications

2019 年 10 月第一版 First Edition October 2019

ISBN-13: 978-1-927530-35-1 (PDF 电子版)

神道出版社版权所有。除非经版权持有者事先许可，本书不得为获利之缘故，以任何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它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翻印、存档、传输。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profit without the written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目录

前言

一、初入灵界

二、灵界概况

三、灵界见闻

四、天堂之旅

五、地狱观感

六、真假之分

七、在学习班

八、告别灵界

九、重返人间

前言

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对“虚拟”二字并不陌生，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虚拟的东西将会越来越多，人也就不得不与虚拟打交道了。这是大势所趋，没有什么好坏对错可言。

虚拟的特点是说假的却离不开“实”的东西为之垫底；说是真的却叫人无法否定它“虚”之一面的存在。

本书算是一本虚拟小说吧，不管是虚是实，只要你最后能摸到自己以为实而不假的东西就好。

本书的名字就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卡》。

这一个“卡”分开来看，它的上面是个“上”字，下面是个“下”字。在“上”和“下”之间，是两字共用的“一”横。

可以这么看，“上”对应于上天堂，“下”对应于下地狱，而上、下之间的那“一”横，则对应于天堂和地狱共同使用的灵界。天堂与地狱的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听过“灵界”二字的人就不多了；而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人被卡的关口就在“灵界”这里。如果你过不了这道关，对天堂或地狱的事知道得再多也等于零。本书的目地就在于帮助人打开这一道被卡的关口，从而让你自此能走上人生的阳关大道，一路顺风，直到永生。

现在的上班族一提到“打卡”两个字，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卡一打，人就进入工作场所里面了。同理，你打开《卡》这一本书，一进到它的里面，就一切都马上真相大白，受益无穷。

还等什么呢？打卡吧！

一、初入灵界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早上，我从洛杉矶出发，沿着加州的五号高速公路南下直往圣地亚哥，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女儿在海滩上进行的一个婚礼。

在我车子的后座上，装满了不少没有绑紧，靠背可以折起来的铁椅子，预备给在沙滩上参加婚礼的来宾使用。

那天因为不是人们赶着上班的日子，所以路上的车子不算挤，不久就跑了一小半的路程。当来到一段上坡路时，记得当时我是开在最靠近公路左侧的内线的，早上开车的精神也不算差，没有长途开车昏昏欲睡的疲倦感。

但在阴差阳错的一瞬间，车子竟然从内向外穿越了好几道线路，最后掉落在山坡之下的路面上。

实际上，当我连车带人从高速公路上往下滚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根本不知道。人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医院里的急救病房了。

事后，才知道有人报了警，借着路警拍到的现场相片，看到整辆车子被撞得面目全非，从车前的挡风玻璃冲出来的铁椅子，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地上。

至今我还一直想不透，那些横冲直撞的铁椅子怎么会那样守“规矩”，就像长了眼睛一般从我的脖子旁擦边而过。它们只要稍为偏了一点，早就要了我的小命，也轮不到你此时此刻可以看到这一故事了。

* * *

好，还是言归正传吧，把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讲给你听。

过去常听说到所谓灵魂出窍的事，但实际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难以弄明白。可是，这次我算是领教了。

当我发生了车祸，失去了意识之后，忽然间觉得身体变得轻飘飘的，穿过了一段阴暗的隧道之后，就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我轻轻地闭眼抹了抹眼皮，好让自己得以适应刚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环境。

这是什么地方呢？看起来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正在好奇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时，一个人友好地出现在我的跟前：欢迎你进入灵界！

灵界？我听了不禁一愣：什么意思？

那人说：啊，你原来住的地方叫人间或世界，现在你所在的地方叫灵界。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世界是带着肉体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而灵界是脱

离了肉体，也就是死了的人，复活后在过渡时期所居住的地方。

我越听越胡涂了：不是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吗？怎么又会活过来在灵界呢？

啊，我忽然想起来：忘记请问贵姓大名，您到底是谁？

那人说：我是从天堂下来的天使，也可以说是你的守护天使。你就叫我使为好了，我的身份证号码是 1722329。

我乐了：哈，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做自我介绍的。

使为说：我是怕你有时候找不到我，只要报一下我的身份证号码，问一下灵界的服务台，马上就解决问题了。

我说：使为？一个好奇怪的名字。你们每一个天

使都有着自已的名字吗？

使为说：是的，只是我们的起名，和你们在人间的起名有些不一样。

我问：哪里不一样？

使为说：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状况起名的。

我问：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使为说：比方说我的名字吧，“使为”的意思是天使为人；或反过来理解也可以，人为天使。

我说：啊，一个人名字代表这个人的状况，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想起来却满有道理。我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

使为说：你开始叫我的名字，也许会觉得有点别扭，但慢慢你会习惯的。啊，我还忘记告诉你，当我在人间为人的时候，我的老家是中国北方的

保定方近的瑞家店人。

我听了不由得一怔：你说你曾经是人？

使为似乎觉得有一点意外：是啊，你还不知道天使都是从人而来的吗？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一位天使。

我摇了摇头，但口里却莫名其妙地吐出了一句话：这我相信。而且说来奇怪，我现在已经开始喜欢上你的名字了。

使为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知道刚进入灵界的人有不少问题不明白。所以我和很多的同伴，都从天堂下来，根据每一位新人的情况，为你们提供具体的帮助。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我忽然想到什么：哟，天使不是背后都长着翅膀吗？怎么你没有，看起来就是个人？

使为想了一下，笑笑说：天使本来就是人嘛。也

许可以这样理解吧，天使的翅膀无非是一个标记，就像一件警察披在外面的“工作服”。不过，我还是喜欢当老百姓，穿便服。

我问：使为，不是说信神的人死后都进天堂吗？怎么又出来个灵界干什么？

使为说：这就是许多人一直以来不明白而被卡住的地方了。首先，你必须知道，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死不了的。人类意识中所谓的死，无非是指肉体的死，没错，肉体这一部分迟早是会死的；

但是，人除了看得见的肉体，还有看不见的灵魂——这一部分是死不了的。当一个人的肉体死了之后，灵魂就离开肉体进入灵界。并且，你现在是以灵体的形式存在的。这就是人从死里复活的真相了。

我问：灵体？这是怎么一回事，它和肉体有什么差别呢？

使为说：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也许，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跟你说一下吧。你知道鸡蛋有蛋壳、蛋白和蛋黄三个部分。在蛋壳和蛋白之间，还有一层从外面看不见的薄膜。只有把蛋煮熟，把壳小心剥开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一层紧粘在蛋白上的薄膜。

好了，现在我们假设蛋壳代表人肉眼看得见的人体，蛋白和蛋黄代表人肉眼看不见的灵魂。而蛋煮熟了，可以把蛋壳剥除丢进垃圾桶，代表人死了的肉体再也派不上用场。但蛋黄、蛋白仍然存在，并好吃好用。那么，蛋壳剥开后紧粘在蛋白上的那一层软软的薄膜，就相当于是灵体了。

我说：好形象的比喻呀，叫人一听就懂。这样一来不就意味着，灵体原来就在人的里面存在，只是人带着肉体存活的时候，被外面蛋壳挡住看不见，而一旦人的肉体死了，灵体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吗？

使为说：正是如此。当然这里面所包含的奥秘和细节，不是人有限的头脑可以完全明白的，所以适可而止的了解也就够了。

长期以来，我知道圣经上讲到，人最后都会复活接受神的审判，但却始终无法想象一个死了那么久，甚至于连骨灰都化了的人，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活过来。以及，最后的审判到底是怎么进行的。结果，自然就只好把它归在神的奥秘之中，等待着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之到来罢了。

听了使为的解释，我认同地点了点头。毫无疑问，人无法明白在神里面所隐藏的数不尽的奥秘。但是，祂也不会拒绝照着人的理性能够认识的程度，把与人类生死有关的真相，按着祂的时间表，为我们揭开其中的奥秘。

接着，我又问了使为一个问题：过去我总以为灵魂就像一阵只听到声音却不见影的风，或一片看

得见而摸不着的飘渺的云。现在才明白人之所以死不了，一定会复活，原因在于灵魂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它无非像换衣服一样，脱下了肉体，换上了灵体，照样可听、可见、可摸。那么，肉体 and 灵体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使为说：你现在理解的很重要，也真的很难得。一个带着灵体在灵界活着的人，和一个带着肉体在世界上活着的人，同样都看得到、摸得着。以至于刚进入灵界的人，一直不敢相信，眼前活在灵界中的我，是活生生有感觉的一个人。

我听了使为的话，下意识地用指甲用力刺压了一下肘弯，“啊，痛！”不由自主地大声叫了起来。果真，使为说的一点都没错，灵体的触觉敏感度比肉体还要强。

使为接着说：灵界的人和世界的人也有明显的不同点，那就是灵界的人彼此互相可以看得见，人

间带肉体的人也可以彼此看得到；但带灵体的人和带肉体的人，却彼此之间无法互相看得见。

而且，使为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才接着说下去：在灵界的人，不管你想见到灵界里的什么人，只要你头脑里一直想这个人，他（她）就会很快地出现在你的眼前。

听了使为的话，我的头脑开始不断地想到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死前就受了洗的信徒，但我总觉得他的信仰心态流于形式，死后能否上天堂，始终留给人一个不踏实的问号。所以，父亲自然而然就成为我在灵界想见的第一个人。

还有我的母亲，她是随着我的父亲一个前头走，一个后脚跟而离世的。当然，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果然，就像使为跟我说的，我想父亲大概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他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总体来说，他的容貌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看起来整个人的精神状况比去世时强多了，一扫过去那种忧忧郁郁过日子的阴影。

我问：爸，还好吗？想不到在这里见到您。

父亲说：还好，我现在是被分配到天堂学习班，什么时候毕业了，就可以升到天堂那里去。

我听了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天堂学习班？

使为迎着我困惑的眼神，对我说：是这样的，就你们过去所理解的而言，天堂和地狱是两个彼此对立，而且并不陌生的概念。但是，对于处在两者之间的灵界，听说过“灵界”这两个字，及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使为继续说：实际上，上天堂是有一些规矩的。蒙神的恩典接纳进天堂，但目前又达不到标准的人，就必须留在灵界学习班直到毕业为止，这就

是所谓天堂学习班的意思。

听使为讲话时，我忽然想起来：啊，妈呢，怎么还不见她的人？

父亲说：她原来和我一起天堂学习班，但比我先毕业，现在已经上了天堂，所以你在灵界见不到她。听说天堂的人要下到灵界来，是需要批准的。

我明白了：怪不得我没有方法像父亲一样，把她给“想”出来。转念一想，在人间的时候，我母亲的灵性就比父亲好，常常祷告不离口，动不动就看到什么异象的，她比我父亲先上天堂，不会让我觉得意外。

我说：爸，那以后您上天堂再去找妈啰。

父亲说：不一定，学习班的老师说，不管是在灵界还是天堂，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会有变化，

只要两个人里面的观点、想法合不到一起，就不可能呆在一块。别看我和你母亲在地上，好像相依为命彼此分不开。其实，我们里面不同的东西多得很，谁知道她现在是怎么想的，顺其自然吧。我在学习班学会了一句话：“神就是主，一切都听主的，怎么安排怎么好”。

我伸出大拇指说：棒！爸，想不到您学习班还没有毕业，头脑就被洗得这么透彻。

当我与父亲相见和谈话告一段落之后，他自然而然地就在我的跟前消失了。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连一声“再见”也不说呢。

使为告诉我，也许我今后也不会再见到他了。因为，接下来他会被安排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不像在人间，人常常被许多的亲情、血缘之类的人际关系牵连着。在灵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是家常便饭的事。平心而论，这可能就是人间与灵

界，对所谓“缘分”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差别吧。

自从我接触了灵界之后，头脑里不断地在揣摩：这上天堂，下地狱与灵界有关的观念，听起来合情合理，怎么此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灵界的存在，以及认识到它的真相呢？它在人类的思维中，沉默了这么久的日子，实在是件令人难以思议的事。当人类进入了量子时代的今天，神才向人类重新发送有关灵界的信息，这其中又隐藏了什么样的天机呢？

二、灵界概况

使为告诉我：一般来说，人死后的第三天，在灵界带着灵体就活过来了。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和原来不一样的人。

灵界的人与人间的人，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其中的差别其实可大了：地上的人带着肉体而活，灵界的人带着灵体而活，所谓阴间和阳间的人是互相看不见的。

灵界的天使会不断地提醒刚到灵界报到的人：你现在不再是原来世界的那个人了。但是人还是很难转过这个弯，毕竟，人对这种观念互转的调整和适应不太容易。

几天之后，灵界新人才慢慢明白，灵界是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这里被分成许许

多多的小区，就像人间大大小小不一样的住宅区一样。这些灵界的小区，是根据或善或恶的原则来划分的。

也就是说，好人住一边，坏人住在另一边，彼此之间不会也不能混在一起。而所谓的好人或坏人如何辨别，则依据每个人在人间的欲望、喜好和表现而定，最后都是由负责审查的天使说了算。

新来的人会被随意分配到灵界中的各个小区去试住，天使会随时观察每个人住进去后的反应。按“各从其类”的规矩，如果被分到好人区的人住不下去，就被带出来住进坏人区；反过来也一样，住不惯好人区的则被带出来住进坏人区。

不管是好人区还是坏人区，里面又再分成许多不同层次的区域。所以住进去的人，或善或恶的大方向不能弄错，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是还得在各自的区域里，不断地作进一步的调整，直

到你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住下的地方，那才算完成了审查的起步工程。

对于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来说，也就是说人里面的心肠好，外面的行为也好；或者反过来也一样，人里面的心肠坏，外面的行为也坏，这样的人天使容易处理。因为一下子就把人看透，把问题给解决了。

然而，却有不少的人，里面的心肠恶得很，但是外面却装成一个大好人。那么，天使要拆下这些人的假面具，就得折腾一番才能达到目的。从而让人口服心服地看到，是人自己喜欢住在地狱的，主没有强迫、强行叫任何一个人下地狱。

* * *

我曾经在灵界见过一个叫兰惰的男人。兰惰在人间担任过一家颇大公司的总经理，到了灵界之后，被天使带到一个小区负责管理的工作。因为他把

过去在人间惯用的，夸夸其谈的手法用在灵界里，很快就被该小区的人解雇；他又转到另外一个小区找到一份工作，但同样很快地又被那里的人辞退。

在这样被好几个小区开除之后，兰情既心灰意冷，又好面子，生怕别人说他不中用，结果为了填饱肚子充饥，不得不接受了在一片田野为人看守瓜棚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产生了厌烦之心，不想做这在人看来没有一点出息的工作。

接下来，兰情什么脸面都不顾了，当起了沿街讨吃的乞丐。有一天到了一个地方，有个人对他说：看你活得如此狼狈不堪，你就在我这里住下，做工换口饭吃吧，总比有手有脚到处讨饭强。他一开始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工作，但没多久又旧病复发，受不了做这些在他看来属于下等的工，最后又被给他工作机会的人赶了出来。

再接下来，兰惰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发亮了，看见眼前有一个洞穴。他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身爬进了洞穴。洞里面的人对他说：这里有吃有喝，但你能不工作，愿意吗？

当他点头之时，洞穴的门忽然自动关闭了，从此兰惰再也走不出去了。而且，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洞穴是归属地狱管的。从此，他要日以继夜地不停地工作，一旦犯规就会遭受痛打的惩罚。

这种日子将永远陪伴着他，因为地狱的门一旦关闭，人就出不去了。

这时他终于明白，当一个人在人间养成了养尊处优、自私自利、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的恶习，那么到了灵界，不管再给多少次的机会，他都是不会、不能改变的。正是他自己主动地选择了地狱，不得骂天咒地埋怨任何人。这就是天使如何让人暴露出自己本相的基本过程的概况。

* * *

使为说：人停留在灵界这段时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让新来的人先熟悉一下环境，随意走一走，随便看一看，该见、想见的人都可以碰一碰，聊一聊。

在这一个阶段，从天堂下来的各路天使，在灵界负责查明、鉴别每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毫不造作地暴露出自己里面真实的状况。从而为最后判定哪一个人可以上天堂，哪一个人应该下地狱，作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一般来说，这个阶段的期限不会太久，因人而异，从几天、几十天到几个月，但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年的的时间。

* * *

第二个阶段呢，天使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把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分开来。

我问：什么叫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呢？

使为简单明了地解答：里面的人是指人内心的真正想法和观念，外面的人是指人在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在世界上活着的人，几乎大部分都活在口是心非，带着假面具的状况之中。换句话说，这些人的里面和外面，是不一样的两个人。

我问：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阶段是让人先暴露出自己的真相，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作具体的处理工作。

使为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第二个阶段，天使会把所有属于外面之人的东西，剥个一干二净，只剩下属于里面的人的东西。

通常来讲，若一个人里面是好的，那外面的人大概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你里

面是个好人，但外面却因为受到环境所迫或限制，也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那么，天使就会把所有不好的记录，通通都给消除干净，而按里面的人的实际情况，还你一个清白的身份；

反之，如果你里面是个恶人，那么不管外面的人做了多少的好事也不算数。因为里面的人一旦被定性为恶人，就跑不了只剩下最后下地狱一路可走了。

我问：为什么要这样绝对呢？是不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的味道呀？

使为说：因为天堂和地狱都是一边倒的地方，不让上天堂的善人还掺着恶的成分；也不让下地狱的恶人还保存着善的因素，从而保证了天堂的质量和加深对地狱的拒绝性。

想一想，你会喜欢一个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因受到恶势力的介入而变得鸡犬不宁、人心不安？

或者，对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恶魔尚存侥幸不受害的心理？

所以，天堂容不得善恶混杂同时存在，要不然就和人间龙蛇混杂的局面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实际上，灵界就相当于是一个为天堂先处理垃圾的地方，在天堂是没有垃圾桶的。

而地狱则好比人间黑社会为非作歹的地盘，什么地方都撒漫了臭味冲天的垃圾。好人一进去，就巴不得逃得远远的，才能透口气。这意味着天堂和地狱的性质是完全对立的，两者无法合在一起。由此，不要把之与所谓人要彼此包容混为一谈。

到了第二个阶段，住在灵界的人都各就各位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各从其类地融入到与自己气质相同，或臭味相投的社群之中。换句话说，既善又真的好人预备上天堂，既恶又假的坏人准备下地狱。这也就是人对所谓神的审判应该明白

的真相。

* * *

使为又说：至于第三个阶段吗，那是特别对着要上天堂的人说的。因为，经过第二个阶段之后，被判决该下地狱的人，立即当下就被带到地狱里属于自己的区域。对于这些人来说，并不存在着所谓第三个阶段的问题。

而对于要上天堂的人来说，这第三个阶段就与天堂学习班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了。由于经过审查天使评定具有资格上天堂的人，每个人的生命品质都不相同，所以就必须进入学习班接受天使的教导，使之对天堂的性质和状况有基本的认识。

每一位学员呆在学习班的时间也不一样。快的人可能个把月，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毕业离开学习班，而慢的人可能要在学习班呆上较长的时间，直到毕业为止。

但无论如何，进了天堂学习班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每天在灵性上突飞猛进的进步。这是因为天堂里的灵流，源源不断地浇灌下来，使每一个学员的心眼大开，从而对问题的理解，都茅塞顿开。

三、灵界见闻

借着使为对灵界基本情况的介绍，以及随着在灵界的见闻越来越多，我对灵界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深。

天使们在灵界办公的工作场所，坐落在一个可以容纳大约上百人的会议厅里。在它的中间放了一个圆形的电视机，不论人坐在哪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它的屏幕，而且呈现出来的画面是方形的，就像我们在人间看到的一样。

会议厅是向外开放的，谁想听就进来，不想听的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没有任何人会介意。因为，在灵界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个人隐私可以瞒得住。哪怕你不开口，彼此之间的灵感一碰头，也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对在人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天使手中都有实际的记录，只要把当事人的视频调出来放一放，就什么话也不必说了。

有一次，我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镜头：一个犯淫乱的男子叫营虫，急急忙忙地到一家高级酒店去会他的婚外情人。酒店前面接连的几扇玻璃大门擦得亮亮的，不小心的人都容易碰到这些沉重的透明大门。

一心一意急着进房上床的营虫，边匆忙地走边低着头看手机，结果就一鼻子灰的猛撞到玻璃门上。前额马上起了个青肿的大包包，拿手一摸，连血都滴出来了，痛得口里“哇！哇！．．．．．”不停地直叫。

不必说，面对如此的历史记录，营虫还要什么好辩解的呢？听说，他后来很快地就被送到了地狱，投其所好地进入地狱里面的“红灯区”。原先我从

从来没有想过，地狱里居然还有什么“红灯区”，但后来使为带我到那里走了一趟，才知道真有这样的地方。

* * *

有一天，我急匆匆地遇见了一位刚从人间过来的熟人老贾。原来他和我是在同一个公司，相处了好一段时间的同事。

我不禁心里一震；哦，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

老贾说：是呀，俗话说得好，一个人的生死难料。但让我感到更加难料的是，人居然是死不了的。我到了灵界以后，头脑里面好像一直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说你死了；另一个说，你没死，现在你不是好好地活着吗？

在天使的引导下，最后才终于明白过来了，我的肉体是死了，但灵魂却死不了，现在又披着一个

灵体在活着，一切几乎跟在人间活着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老贾，是这样的，我恰好有点急事要处理，先走，改天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不好？我跟他摆了摆手就离开了。

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该见老贾一面了，看看他的近况如何。正这样在想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长得獐头鼠目，一付丑陋的面目，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怎么他会出现在我的跟前呢？我正感到纳闷的时候，对方却忽然开了口：我是老贾，你不认得我了？

我结结巴巴地从口中吐出了几个字：你是老．．．．．老贾？

他说：是呀。

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个人老贾：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老贾说：嘿，别提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总之，自从上次跟你见面后，它就一天天自动地变，慢慢地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说：就算是做最厉害的改容手术，也无法变成这样子呀！何况，我和你上次见面到现在，也不过是个把月左右的时间而已。

这时，站在我身边的使为插话了：你要知道，住在灵界的每一个人，会依据里面的人的真实状况，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外貌，有的变漂亮，有的变难看，那都是如实地反映了一个人内在的品质状况，谁也做不了假。

我心里还是觉得难以理解：老贾以前是我们公司推销部门的经理，他是个能说会道，讨人喜欢的人，每年评奖的时候，总少不了他的一份。怎么

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使为说：你要知道，当你们活在人间的时候，不管是出自谋求个人的私利好处，还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或制裁，不少人都是带着假面具在过日子的。而且这些人都把之当成是正常的事，甚至于有的人把善于弄虚作假的人，当成是自己效法的榜样。

但是，一来到了灵界，审查天使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彻底地剥下所有人的假面具，让之还原到里面的人真实的生命状况之中。

我问使为说：那么，审查天使“剥皮”的具体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

使为说：首先，灵界是一个人高度让人发挥自由意志的地方。换句话说，进入灵界的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里挪去了所有像法律或道德观念之类对人的限制，所以，你可以为所欲

为地想你要干的任何事情。

我问：包括杀人放火？

使为说：可以这样理解。不过，请不要误解或曲解我说的话。在灵界所注重的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动机，而不是实际上行出来的行为。所以，当你心里恨一个人，巴不得把之粉身碎骨消消气，不必等到你真的动刀动枪，就已经算是杀人了。而如果你真的是大打出手硬着来的话，负责治安的天使会马上让你吃苦头，不准伤害任何一个人。

此外，你们在人间暗中所做的每一件事，天使都有现场的记录，谁也抹不去。这一点，可能让老贾现身说法跟你讲一下，就会更清楚。

老贾不冷不热地说，看不出他的语气带着什么情感：是啊，他们把我与一些人在过去暗中所做的交易，以为是只有我知、你知的事，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个一个地放给我看，让我好一阵半句

话也说不出。

我悄悄地问使为：那他的容貌以后还会变回来吗？。

使为说；这不好说。人在灵界的第二阶段，有太多的东西都带着变数，所有人的外貌也存在不断改变的可能性。但是，一旦通过最后的审查，天使确定这一个人是属于上天堂，或是下地狱的，那么基本上或美或丑的外貌轮廓大体上就定下来了。

此后上天堂的人会随着生命品质的提高，变得越来越英俊；而下地狱的人在天堂照下来的光中，看起来如同各种凶恶丑陋的怪物。总之，人所有的外貌不过是内在生命品质的相应显现。

* * *

我说：那么，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在人间时不

时会看到一个长得很丑的男人，娶了一个很好看的女人，所以才有人说好花插在牛屎堆；或者，反过来一个长得很难看的女人，却嫁给一个很帅的男人。如果此后他（她）都来到灵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使为笑着说：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只能给你指出大概有这么几种可能性：

第一，如果那个长得很丑的男人，最后是个内在美的人，那他会变得很漂亮。若他的妻子同样也是个内在美的人，那这两个人未来可能是住在天堂里的一对令人羡慕的佳偶；

第二，如果那个长得很丑的男人，里面的人也很丑。而她那外面长得很好看的妻子里面却很丑，那么，这两个人未来可能都会下地狱；

第三，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两个人里面的人不一样，未来就必定分开再也住不到一块。而且每个

人的面貌是变美还是变丑，完全是根据各自里面的品质所决定的。

反过来女丑男帅的情形也一样，大体上都离不开这三种状况。好花插在牛屎堆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你要进入灵界后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我“啊！”的一声发出了感叹，想不到在人间想不通的问题，在灵界却了如指掌地找到了合情合理的答案。

* * *

又有一次，我看审查天使在盘问一个在人间戴着假面具，到处招摇撞骗的女人戚骗。

审查天使问：你曾经用非法的手段欺骗了一位叫沈查的男人，拿走了他的所有财产，害得他家破人亡，最后跳楼而死。有这么一回事吗？

戚骗自以为自己做事周密，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沈

查的手里，况且那个人已经走了，死无对证，还怕什么？所以就理直气壮地一口否认说：我并不认识什么姓沈的人。

谁知道，她的话音刚落，在她的前面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严声地说：你还敢说不认识我？

显然，这是沈查亲自出场了。

这个在人间惯于招摇撞骗的女人，显然忘记自己身居灵界，所有的游戏规则和人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天使曾经多次提醒她这一点，但习惯于照人间世俗观念为人行事的人，到了灵界仍然不容易转过这个弯。所以戚骗当然以为还是能骗就骗，能赖就赖才合算。

使为问我：像戚骗这样的人，从里面的人到外面的人都坏透了，她该下地狱，这是没话说的。但是，像沈查这样的人，你认为审查天使最后会叫他到哪里去呢？

我说：他不是同样应该下地狱吗？

使为问：为什么他非下地狱不可？

我说：因为他上不了天堂呀。如果天堂和地狱两个只能选一个的话，那他既然进不了天堂，就只能下地狱啦。

使为问：你凭什么那样肯定地说他上不了天堂呢？

我说：他自杀呀，谁不知道自杀的人上不了天堂？当我在教会上主日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这个道理了。

使为问：那你现在认为这样的道理有道理吗？注意啊，我问的是“现在”，与过去无关。

我一下子就楞住了：过去和现在的看法应该不一样吗？

使为让我自己想了一阵，才慢条斯理地说：不错，

人是不应该自杀的，每一个人都要尊重主给的生命。但是，每一个自杀的人，一进了灵界仍然离不开要通过审查天使这一关，才知道最后要往哪里去——天堂还是地狱。

因此，在审查天使下结论之前，没有谁能够断言，自杀的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沈查也不例外。虽然他的外面的人，的确做了不少不对的事，但他里面的人到底怎么样，没有谁看得清楚。所以，问题的答案在审查天使的手里，实际上是交到主的手。

想一想，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出什么客观的判断呢？

听了使为的这一番话，我像大梦初醒一样，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多少的事情，人是何等容易被陷在旧的观念里面出不来，甚至于把谬论当成真理刻在自己的脑壳里。接下来人进了灵界之后，才

发现地狱的人正向自己招手，可是已经没有转身脱险的余地了。

使为又补充说：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自杀是对的，自杀的人照样可以上天堂，自杀是轻描淡写无所谓的事情。而是说，要把自杀的问题和灵界紧密地连在一起。

如果说，连人间的活人进了灵界，还要提心吊胆地面对审查天使铁面无情的面孔，那么，在人间的“死人”一进了灵界，又如何能面对自己未知的归宿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呢？

所以，在人间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好自为之吧。记得把里面的人给养好，比什么都重要。若把里面的人给杀了，那未来势必成为十恶不赦的地狱魔鬼。

* * *

接下来，我又看见一个叫真怨的男人。他的父亲真爱年轻时上过大学，但后来却抛弃了在世界上谋利出名的机会，成了早年乡间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后来，时局起了变化，真爱由于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被抓进了监牢，而且一路受折磨，活在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艰辛的环境里，一过就是二十来年。

当真爱从监牢里出来的时候，离家时还在呱呱待哺的小儿子，转眼已经成了一个比自己还高出一个头的年轻人。

真怨从小就跟着他的母亲良善长大。良善在自己的丈夫被抓走了以后，不但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而且无怨无悔地一手把自己的几个孩子带大，其中含辛茹苦的艰难可想而知。

真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可避免地一方面受到了父母的信仰的熏陶，对神的概念并不陌生。

但另一方面，随着年纪的长大和环境的变迁，心中不满的情绪也不断地发酵。

真怨总觉得自己从小就受到父母信仰的连累，使他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后来，又觉得丧失了社会上发展出人头地的机会。从而，心里积满了不平的怨恨。

结果，在灵界我就看到了这样令人感到悲哀的一幕：真怨原来在人间的时候，还算是一个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谈吐风生的人，但进入灵界之后，由于所有的假面具都不需要戴了，也不必担心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或道德良心上的谴责，所以就肆无忌惮地暴露了自己冷酷无情的一面。

他几乎无缘无故地碰到任何人都睁着火红的眼，咬牙切齿地恨不得把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吞到肚子里面去。

使为解释：一个人若原来有了好的信仰，但后来

又不信了，就很容易落到亵渎圣灵的光景中。这样的人一进了灵界，哪怕最后主的怜悯临到他，也要经过许多暴露、认识自己问题的痛苦折磨，才能把之从地狱的范畴里拉出来。

真怨就是这样的情形，他把自己心中对父亲不解的恨，投射到周围所碰到的每一个人身上。为了保护其它的人不受伤害，在灵界对付这样的人，除了狠狠地惩罚之外，没有其它什么方法可以奏效。

果然，有一天当真怨控制不住自己，暴跳如雷正打算大打出手伤人的时候，从天上射下了一道强烈的紫色光束，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地，身体抱成一团左右翻滚，一个劲地喊着：“痛！不要！痛！不要！……”

我又深刻地上了一课。原来一直听到有句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并不觉得

它错到哪里去。但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

所谓的遗传基因，好的基因不见得代代相传，但上辈，甚至于上上好几辈人的恶或假的基因，却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和牵连，不要相信人对坏基因有任何免疫的对策。只有在正确信仰的前提下，有意识地主动避恶从善，争取重生，才是唯一战胜一切不良基因的不二法门。

* * *

随着在灵界呆的日子长了，对这里的环境越来越熟悉，人的自由度也越来越高。刚来的时候，我对所谓心想事成的心灵感应的经历，仅停留在“不动”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当我闭目不动地静思某一个人时，不久这个人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满足于这种被动等待的局面，而是想主动地寻求走出去，接触更远一些的人事

物。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小时常在一起玩的堂哥任耐，他不久前离开了人间，那时我还不知道有灵界存在这回事。现在明白不管他身处何方，反正人是死不了的，照情形他应该还在灵界停留，但地方这么大，怎么主动出访去找到他呢？

这时，请教了一下使为，他就为我出招了：你面向南方去找，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他。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面向南方？

使为说：因为那是聪明人居住的区域，你该不会去向一个愚昧的糊涂人问路吧？

果然，借着南方人的指引，我不必花多大的功夫就找到了堂哥任耐。看起来堂哥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以我一眼就能认出是他。

堂哥问：你怎么会找到我呢？

我说：嘿，在灵界有啥事办不到的呢？只要你多

动点脑筋不就行了。

堂哥笑着开了口：看你还是那样贫嘴。

他挥了挥手让我进屋。我一下子就楞住了：怎么这屋子和他原来在人间住的平房，几乎一模一样呢，甚至于连房间里的摆设也不走样？

我接着又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他卧室里的睡床，从原来的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

我问：嫂子她人呢，你们不是住在一起的吗？

我的堂嫂尤她是在堂哥去世不久后跟着走的。照灵界的规矩，我知道先后离开世界的夫妇，一进入灵界之后会重新再见面，并且一般而言，两个人又会生活在一起。然而现在怎么不见堂嫂的人呢？

堂哥说：啊，她离开我走了。

我问：离开，走？我看你们过去不是一直都很好吗，怎么现在会说走就走呢？

堂哥说：那是表面的，其实我们里面根本就合不来，一天说不上三句话，只是为着孩子的缘故将就着拖下去。到了灵界就什么顾虑都没有了，我们见面后呆在一块不足三两天，她就主动决定先离开了。

听说她现在就住在离我还不算太远的地方，已经跟另外合得来的男人住在一起了。难为尤她这些年憋了这么久，如今也算吐了一口闷气。你看，我现在一个人过得自由自在的，不是也挺好吗？

堂哥本来就是很理性的人，现在更难看出他的感情里，究竟还存有多少的火花。

我问：那你还打算再找一个吗？

堂哥不点头也不摇头：再说吧，我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资格上天堂学习班，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好了。到了天堂之后，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啦，听天由命不就坦然了？

四、天堂之旅

到灵界也算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正当我和使为在闲聊的时候，忽然迎面开来了一辆空中巴士，恰好就停在我们的旁边。开车的司机也是个天使，他一停车就吆喝着说：已经批准上天堂参观的人准备上车了！

站在我身边的使为只看了我一眼，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这些都是刚到灵界不久的人，获准前往天堂见识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怎么样，你也想去？

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他接通了和上头的连线，叽里咕噜地用天使的语言，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就对我说：算你好运，上头批准了，这空中巴士可不是时常开的，看来一切早在预备之中。

使为陪我一起上了车，空中巴士就发动了。说是巴士，倒不如说是一架直升飞机，很快就上升到了天堂的门口。我看了一眼坐在车上的人，有的长得端端正正，有的长的獐头鼠目，似乎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我心里面不禁嘀咕着：不是听说天堂里的人个个都长得很帅吗，怎么还有这样不中看的人也要进天堂？

我紧跟着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天堂的入门并不宽，门边站着两个守门的天使，一边一个。这两个守门天使不必查看任何证件，几乎只要望一眼想进门的人，就知道这个人是否适合进天堂的的门。

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就是那个长得獐头鼠目的人。当他刚接近门口时，说时迟那时快，一霎那之间只见他跌倒在地，两手抱着头打滚，口吐白沫，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说；“我受不了，受不了，让我下去吧，下去。”说着说着，就一头栽了下地狱。

使为跟我说：这个人一直对住在天堂里的人不服气，以为是主偏心不公平，让一些人上天堂，让一些人下地狱，结果主就批准他上天堂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一下他就完全明白了，不是主不愿意让他上天堂，而是他一接近天堂的光就受不了，疼痛难受的味道让他感到生不如死，巴不得一头栽下地狱，才让他的气得以松过来。

所以，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是由他自己的生命品质决定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着所谓某些人是特别蒙恩的，预定会上天堂的问题。

* * *

天堂的门口有好几道门槛。有一个走在我前面的人，当他要跨过第一道门槛的时候，可以明显地闻到自己的身体，正向外发出一阵阵像尸体一样的恶臭。他仿佛再往前迈多一步，就会让恶臭完全吞灭了自己，多一刻都会残忍地要了他的命。

结果他只好夹着尾巴赶快退了回来，逃离了天堂的门口，头在下脚在上地直落地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在人间以奸淫为乐，一生不知道跟多少人发生了丑恶的性关系。难怪，从他身上发出来的味道会那样臭不可闻。

* * *

在我的前面，还有这么一个人，当他接近天堂门口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的身高突然起了变化，几乎比原来高出了一倍。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他的身材长高了，而是头上长出了一顶高高瘦瘦的帽子。

天堂的门有个外号叫窄门，顾名思义就知道它既不宽，又不高。所以当这戴高帽子的人想通过窄门时，喔，“卡”的一声，高帽子过不去了。

说也奇怪，他只要把高帽子脱下来，不就轻轻松松地过去了？但是，他那帽子却像一块肉长在头

上一样，不管怎么样推拉拔扭，就是无法把之脱下来。

没办法，戴高帽子的人想想，那就蹲下来试试呗。人变矮变小往前挪，不就为帽子留下通过的空间吗？

哪想到，人低下多少，那帽子就往上长高多少，就是让他过不去。

这时，守门天使开口对戴高帽子的人说话了：你就别再枉费心机了，这个门照你现在的状况是过不去的。

你自以为做人清高有资格进天堂，高帽子就让你明白，问题就卡在这里。你又以为自己蹲下问题就解决了，殊不知人变小之动机，若是为了做得更大，爬得更高，那就比先前更恶更假。

回去进一步好好地反省学习吧，现在还不是你进

天堂的时候。

我看到那戴高帽子的一脸沮丧的神情，无可奈何从门口退了下来，往空中巴士回走。忽然间，我发现他头上的高帽子不见了。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见他转身再走向天堂门口。

大概他真的想通了，里面的人不热衷于戴高帽子，外面的高帽子自然就消失了。但这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和悔改的，不然消失的帽子仍然会长出来。

* * *

同行中有一个刚刚进入灵界的新人，一心一意渴望体会一下天堂的美好滋味。当看到前面有那么多人被打了回来，深怕自己也不例外，就请求守门天使能否格外开恩，看看有什么应急的办法，可以让他暂时过门享受一下天堂里面的气氛。

守门天使竟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封闭了其外面之人的“出口”，打开了其里面之人的“阀门”，让他去吸收和感受一下天堂里面纯洁的空气。谁知道他才一接触到天堂里的空气，就开始痛苦地呻吟和挣扎，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说，“放了我，放了我吧……”

这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一个有资格上天堂的人，在上天堂之前，无论是在人间还是灵界，都得好好地把预备的工作做足，完成自己应该学习的功课。否则，哪怕守门天使答应放你进来，也是没有用的。

主从来就没有打算把任何一个人拒绝于天堂门口之外，只是天堂门外的人，自己造了一扇与地狱相通的门，从而割绝了进入天堂的路。因为，天堂和地狱是彼此对立不相通的。

因此而来，不管是让地狱里的人上天堂，还是叫

天堂里的人下地狱，他（她）们都无法忍受原来习惯了的生活环境。人若不是从里面去改变自己，光在外面下功夫是不顶用的。在人间活过的人，都很容易明白此一道理。

从物质的层面，地上的人把明星堂皇漂亮的高级住宅区，与杂乱无章的贫民窟分得一清二楚。若里面的人不对，哪怕容许贫民窟的人，通通都搬住进明星的高级住宅区，都不可能解决彼此相亲相爱、和谐相处的问题。

那么，从灵魂的角度，把天堂与地狱黑白分明地划开，不是带有同样的含义和用意吗？

* * *

就这样，在进入天堂之前，原来在巴士上所有的人，在门口通过自我淘汰的方式，无法忍受天堂亮光和气氛的人，有的呕吐，有的头晕，有的叫痛，最后就只好一一选择了离开天堂的窄门，往

自己该去的地方。

剩下的人，在逐一接受守门天使面对面的“验证”接收之后，就进入了天堂的窄门。

好亮啊！每一个人进门之后，都不由自主地用手挡了挡眼前纯洁的白光。虽然光线很亮，但却不刺眼，不像地上的电焊光，人一见马上就掉头，生怕眼睛受到伤害。同时，从光中发出来的热气，让人觉得很舒服。

使为告诉我，这热气发出来以后，每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生命状况加以吸收和调整，所以不会出现有的人觉得太热，有的人觉得太冷的情形，一切都是恰如其分刚刚好。

我们来到了一个私人的住宅区，周围的环境让人一看就觉得舒服。说来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走在这个小区通往各家各户的小径上，路面是由各式各样的彩石铺成的。但路的硬度却可以随时加

以调整。如果你觉得太硬或太软，走起路来不舒服，可以照着你的想法随意调整，直到你觉得行走自如十分满意为止。

在小径的两边长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它们的外形被一层淡薄的光圈笼罩着。而光圈绿、黄、红、兰、紫的颜色，可以随着人的想法不断得到调整。这些都让我真实地体会到，心想事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使为说：其实在人间的植物也一样，不论是哪一种，其外面都笼罩着类似你现在所看到的光圈。只是当人带着肉体的时候，无法用肉眼看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当你来到天堂的时候，主的光和热完全结合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领会到这一切的奇妙了。

* * *

紧接着，使为忽然对我说：来，我带你去看一个

过去你认识的人。没多久，我就随着他来到了一户住家的门口。不必按门铃，里面已经传来了悦耳的声音：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光临！

随着门的打开，在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看起来不外二十多岁的男人，长得十分帅气，满脸焕发着白里透红的亮光。面对着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的头脑不禁闪了一下：使为刚才说要带我看一个过去认识的人，会是眼前的这个人吗？可是这个人我不认识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着我困惑的眼神，眼前的这位帅哥忽然开了口：我是你过去多年的邻居小渔啊，你还记得我吗？

邻居？小渔？我的头脑好像忽然间被激活过来了：没错，小渔是一个和我曾经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怎么会忘得了？

但是，眼前的这个人完全不像过去的他呀？

正当我像落在迷魂阵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在我身边的使为开口了：你要知道，所有住在天堂里的人，他（她）们已经超越了地球人的时空观念了，所以你不能再以过去所谓年龄的观点去看问题。

每一个住在天堂的人，都是以其过去一生中最健康、活泼、漂亮的外貌呈现自己。所以，个个看起来都像二、三十岁的容貌。而且，一个人的内在美越丰富，其外在美就越光辉夺目，亮丽无比。由此，它与一个人所谓的年龄根本无关。

难怪我认不出小渔。我一边听着使为的话，一边在琢磨摆在眼前的事实。

这时，我又听到从屋子里传来了一个女人清脆动人的声音：怎么不把客人请到里面来呀？

小渔一边伸手让我们进屋，一边为我们介绍那位走近前来的女人说：来，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

是我的妻子郑好，我们是不久前才在天堂举行过婚礼的。

啊，我听了小渔的话，心里不禁楞了一下：不是听说天堂里的人不娶也不嫁吗？怎么这里又出来了个结婚呢？

使为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主动地给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天堂里是有婚姻关系存在的，甚至于比你们地上的婚姻关系更美满和幸福。

因为，结为夫妇的两个人都是由主所匹配的，彼此的生命品质都差不多，感情上彼此接纳和珍惜的程度也高。所以结婚后的爱情会越来越浓厚，在天堂没有“离婚”两个字存在的余地。

我问：那天堂里的婚姻和地上的婚姻，两者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使为毫不模糊地指出：有。天堂里的婚姻与生男

育女的繁殖问题不发生任何关系。换句话说，任何一对夫妇都不可能像地上的人，拥有自己带血缘关系的孩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地脱离了地上的人一代又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循环。

天堂的婚姻是为了让人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换言之，让主之爱的光和热能够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使人能够更好地爱主，及爱邻如己，助人为乐。

这种超越了肉体意识的婚姻关系，实际上是与主的生命联婚，与永恒的幸福和快乐接轨。想一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追求的幸福吗？实际上，没有什么比天堂的婚姻关系，更能让人去体会到良善之爱的滋味了。所以圣经上才会把主与人美好结合的光景，用“婚筵”来形容。

我实在无法想象天堂的婚姻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禁问：天堂的婚姻生活和人间的婚姻生活，

具体上有什么差别吗？

使为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因为灵体同样具备肉体的感官功能，甚至要比肉体更敏感和细腻，所以各种感官功能的发挥只能是更好。要知道，人及动、植物在地上的一切活动，包括性活动在内，都是靠着天堂的灵流一层一层地往下输送，才能达到人畜兴旺万象更新之目的。

如果说，人间的婚姻生活是靠着天堂的灵流，间接的供应而变得美满的。那么可想而知，天堂的婚姻生活是靠着主的灵流，直接“热”到人里面去的。其好得无比的圣洁、甜美、幸福的感觉，毫无疑问比地上的婚姻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当然啰，主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还是愿意守独身，觉得做一个不娶不嫁的人比较好，那主也不会勉强任何人非介入天堂的婚姻不可。只是，照着“各从其类”的原则，喜欢守独身的人

会被安排在处于边缘地带的小区，以免影响到主的灵流在处于婚姻状况中的人，畅通无阻的出入。

听了使为所说的一席话，我下意识地润了润自己的嘴唇，吞了吞不由自主涌出来的口水，似乎迫不及待地急着品尝其中的美好滋味。

此后，小渔夫妇热情地招待我们参观家里的摆设。两口子因为喜欢植物，所以家中的客厅，简直就像个小花园，里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从窗外透射过来的光，就像彩虹一样地好看，而且可以自动地改变颜色，让人觉得仿佛就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

在客厅的左边是卧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小渔笑着说：卧室里的东西都是想出来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床或家私，它们就会照着你所想的出现在房间。当你想要什么东西离开，它们就会不翼而飞。

在你们来之前，房间里放着的是个吊床。它就在房间里的半空中，一左一右地摇摆着。

刚刚我才让吊床离开了，就成了目前房间里空荡荡的样子。

真是大开眼界了，想不到天堂里的人是这样用东西的。忽然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你们住在这样的房屋，费用会很高吗？

小渔摇了摇头：一切都是主供给的，完全免费。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想上天堂。听了小渔的话，我由衷地发出了心中的感叹。

然而脑里猛然一闪。那些在天堂门口排队的人，有不少人抱头捶胸狼狈逃离而去的镜头，这时在我脑海里像放电影般地一一浮现。不对呀，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上天堂的，这又该如何解释

呢？

于是，我决定好好地问一下小渔相关的详情。毕竟他是在天堂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了。

我开门见山地问：在上天堂之前，你也在天堂学习班呆过吧？

小渔：当然呆过。在天堂里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不上学习班的。

我问：在学习班你们学些什么呢？

小渔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你要认识天地万物，茫茫宇宙之中之有一位真神就是主，祂是一切生命的源头；

二是当你相信这件事时，就必需有一种避恶从善的实际行动，重生成为一个里面与旧人有别的人，以致最后成为一个合格住在天堂里的人。

对于我来说，承认第一点并不难，因为我从小就去教会，早就知道有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第二点就不一样了，以前总以为我已经信主了，万事大吉等着死后上天堂就是了。

但是到了灵界才知道，原来并非这么一回事，我必须彻底地除去原来人性中的污点，剥去口是心非的假面具，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才能配得住在天堂。

因为天堂不容许善恶混杂在一起的人进住。即使主容许接纳这样的人，他们实际上也无法呆得下去，这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两者不可能合在一起。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接着，我又问小渔一个老压在心中的问题：你在天堂如鱼得水，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潇洒、逍遥和自在。然而长期这样一直下去，久而久之会不会有觉得无聊厌烦的一天

呢？

小渔说：你算是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我开始也有和你一样的想法。但随着在天堂的日子久了，才逐渐明白我们以往看问题的角度，受到地上的观念影响太深，所以才发现不了天堂的实质。

我似乎觉得小渔命中了我心中疑团的要害：怎么说呢？

小渔说：我以前和不少人的想法一样，以为天堂是个供人享清福的地方。一天从早到晚除了吃喝玩乐，唱歌跳舞之外就什么也不用做。人生至此，尚有何求？

但是，到了天堂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按“各从其类”的原则分群的，什么样品性的人就被分在什么样的群里，一点也不含糊。你也不必担心自己会被分错群。

因为适合你的群，人呆着就会觉得自由自在很舒服；而不管是层次太高或太低的群，就会让人觉得别扭，总有这个地方不是我住的不合群的感觉。

我问：然后呢？找到一个适合的群体，或者说居住的小区就算达成目标，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小渔说：当然不，这只是一个开始。天堂里的群，从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不等，到几千个人都有，是按着各尽其用的功能安排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群里尽自己的本份，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比方说，在教育部门当老师呀，在行政部门做管理呀，在学术部门做研究呀等等。

我说：这听起来不就像地上的情形吗？同一个模式呀。

小渔笑笑：应该说，是地上的人“复印”了天堂的模式才对。因为天地间的能量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才顺畅，从里往外扩展才合理，反过来逆着走就

会很辛苦。

近些年来，地上的智能科技发展得这么快，实际上都是人间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天堂灵流浇灌的结果。如果地上的人类真的悟解和领会到这一点，许多物界的神迹就会事半功倍地被创造出来。

我说：听起来好像你们也是每一天都在上班啰，那么，这和地上人所过的日子又有什么差别呢？

小渔说：当然有了。地上的人不管你从事哪一行的工作，基本上都无法脱离为已的意识。就算你不为自己一个人打算，跑不了还是会受到家庭及亲朋的牵引或影响。只要人还穿着肉体这件外衣，就不可能彻底地解决私有制的问题。

但是到了天堂就完全不一样。人是带着灵体的形式存活的，这与人活在肉体之中时，被物质意识固化的状况是两码事。换句话说，活在天堂里的

人，已经彻底地摆脱了己的枷锁，获得了真正的人生自由。

你想想，当一个人无儿无女，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却不受任何物质财富、名利地位的思想所捆绑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你，无忧无虑地活在平安和喜乐的心态之中呢？

我问：你说的没错，但我还是有一点不理解，倘若一个人完全没了自己，那还算是一个正常人吗？

小渔说：那是因为你还是一直离不开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念头。想一想，如果你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一滴独立的水，而设想你是溶于大海中的一滴水，还有办法把它与其它的水分别出来吗？

同样地，活在天堂里的人无法独立存在，大家都活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彼此之间无法分开的状态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儿女，但实际上却拥有数不尽的属于每一个人的

儿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重新去认识你这一个自己。

我自言自语地说：嗯，我好像有一点开窍了。除了人真正被拿掉自私自利的思想，哪怕是能“走后门”进天堂的人，也无法在天堂里呆下去。

一直在旁边听着不吭声的使为，这时插了话：这话算你说对了。所以，我们安排空中巴士让一些人上天堂参观之目的，就是让灵界的人能亲身体会这一点。

我冲着小渔笑着问：你以前也坐过这种空中巴士吗？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坐过一次，不过那次还算好，没有在门口出洋相，或一头就倒栽下去。

正当我们交谈正欢的时候，忽然门铃响了。小渔前去应门的时候，我心中不免有点纳闷：现在是

什么时代了，在人间要找个人说个事，用手机一打，信息一发不就得了。怎么在天堂还使用这种人对人的叫门方式呀？

使为看出我的心思，柔和地对我说：在天堂什么交通方式都不缺，一下心灵感应就什么问题都搞定了。但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鼓励人们采用一些比较人性化的方式进行交流。毕竟，主所要造的人并非是机器人，所以凡事太自动化不见得是好事。

小渔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妻子郑好说，刚才小会来通知我们，明天上午去堂里开会，讨论下个星期要进行的工作。

我听了心里未免一怔：怎么，在天上还要开会？在地上开会还开不够吗？

小渔看着我有点诧异的眼神说：我是在小区的工程组工作的，我们负责帮助非洲的一项垦荒灌水

工程；而郑好则负责孩子们的教育辅导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做得很开心。因为工作一旦不带着包袱和压力去做，就会成为一种享受。

过去在教会一直听到要守安息日，说安息日那天一定要休息，什么工作都不能做。我们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守安息日，不就是在主的里面依靠祂，享受无忧无虑工作的那一份喜乐吗？

听小渔这么一讲，我的兴趣来了：说来听听，你们是怎么帮助非洲人的，他们既看不见你们，又听不懂天堂的人讲的话。

小渔笑笑：这还不简单？现在地上的人到目前为止，仍然少有人意识到，我们一直在用心灵感应的方式帮助人类。要不是天堂灵流的介入，近些年来地球人类的智慧怎么能这样突飞猛进，高速地推动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有时，如果真的需要，我们可能也会下去看一看，

然后很快又转回来。好在我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可以自由地往返。实际上，我们现在除了地球之外，还不断地向其它星球扩展，有时在外面呆的时间，甚至比留在天堂家里的时间还要长呢。

我说：啊，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还以为你们一直在天堂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久了会不会觉得无聊。现在才知道，一个脱离了肉身，也就是离开了自我的人，其生命品质和要求是和地上人完全不一样的，难怪有多少的问题人一直看走眼。

随着我的语音刚落，使为插了话：不少的人以为天堂是一个地方，其实更确切地说，天堂乃是一种状态。当人进入了天堂的状态，不论你处身于宇宙的哪一个角落，都无法让主之爱所包含的良善、喜乐和幸福与人分开。

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小渔夫妇亲切地和我们一

一告别。小渔真诚地说：盼望你很快就可以上到天堂来，那时可要记得再来看望我们啊！不过，希望我们那时也能往上再搬家，让我们在新的住处接待你。

我不禁感到有点意外：怎么，你们还要再搬家？这里不是一切都很好吗？

使为主动地替小渔做了回答：啊，这里面的底细，可是不说不知道了。在天堂里的住处，是根据每个人的生命品性的状况来做决定的。品质状况越好的就住在越往上的区域，而且这是主随着每个人的改变程度自动调整的，或走或留都不是自己说了算。

因此，谁都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只要你用实际的行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一旦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就会搬进与之对应的更上一层的住处。这既是主对人的鼓励，也是主创造之律在

天堂中的具体运行。

我心中掠过无限的感概：过去老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今天才算体会到它的正面含义。

* * *

天堂之旅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回到空中巴士的时候，领队的天使发现少了一个同来的女队友京叹。当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只见京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赶过来，一上了车，口里就不停地喊着说：我看到我的孩子了！我看到我的孩子了！

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啦，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当京叹好不容易静下来的时候，大家才慢慢地弄清了事实的真相。原来，当她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堕胎拿掉了几个月大的胎儿，那时连胎儿是男

是女都不知道。接下来几十年的期间，这件事在她的脑海中早已淡忘了。

但是，当这次京叹申请参加天堂之旅获批准时，京叹的守护天使出发前就跟她说：今天你会见到几十年前堕了胎的孩子，尽管你们俩彼此并不相识。

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当京叹随着守护天使进入一户住家时，还没有进门，从屋里就冲出了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孩子，向着她大声地喊了一声：妈！

热泪盈眶的她，颤抖着从心里喊出了一声：我的孩子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是把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出一个头的年轻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着主的怜悯，原来互不相识远隔天地的母子终于在天堂里相认了。

接着，母亲才从儿子的口中，获知在堕胎之后，他的灵魂如何被天使带到天堂，经由充满爱心的

女天使悉心养育，健康幸福地逐渐长大成人。

京叹欣喜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帅气之中带着一股天真的孩子气。她稍为算了一下，照道理从她堕胎至今也不下四十年了，怎么眼前这位年轻人，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做儿子的似乎看透母亲的心事，笑着跟她说：妈，天堂里的人是不算年龄的，而是人里面是什么样的心态，外面看起来就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我从小到现在都比较天真单纯吧，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年轻的孩子。以后我还会变的，您喜欢看到我变吗？

京叹笑得嘴巴都合不起来：喜欢，喜欢，你不变我喜欢，你变我也喜欢，今天能够看到你，真是太喜欢了！

车上的人听了，都为京叹感到高兴，也有的人为她感到惋惜：你怎么不在你儿子这里呆上几天呢？

京叹说：唉，天堂这里有它的规矩，我既不能违规，也不想为难孩子。想一想，我除了堕胎把他拿掉，曾经为他做过些什么呢？当他叫我一声妈，我感到内疚惭愧，也感到心满意足，此时此刻，还有什么不知足和好求的呢？

顿时，车上一片寂静，大概有些人也在想，在自己的身上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如今也该清理一下了。

五、地狱观感

在我到了灵界之后，使为不断地用天堂和地狱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为我洗脑，使它们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越来越深的印象。特别是，当我亲自参观了天堂的实际情形之后，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灵界存在之意义的认识。同时，也引发了想参观一下地狱的好奇心。

有一天，我半开玩笑地对使为说：什么时候你也带我去见识见识地狱，怎么样？

使为看似认真地问我说：你敢去吗？。

我说：怎么不敢？有你陪着，怕啥？

使为说：那好，我帮你申请看看能否得到许可证。

我问：下地狱还要许可证？

使为说：当然，那是为了保证地狱里的人不会对你造成伤害。

我问：地狱里的人长成什么模样？

使为说：地狱像天堂一样，也分好几层。住在越往下的人越糟糕，所谓的“魔鬼”就是指住在地狱最底层的人，它们都是禽兽不如，无恶不作的怪物。

住在上层的稍微好一些，圣经上把它们称为“撒旦”，其特点是弄虚作假。不管是魔鬼还是撒旦，它们彼此对看似乎还像模像样，跟普通的人差不多。但是我们看它们的真相就不一样了。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它们的相貌，与它们自己看自己的样子不相同？

使为说：正是如此。因为我们是透过从天堂里照射下来的光看它们，而它们自己是借着地狱里面

的暗红的火光，在彼此看自己。

这更勾起了我参观地狱的好奇心。于是促催使为说：那你快点为我提出申请吧。

没多久，使为对我说：到地狱参观的许可证下来了。

我问：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使为说：什么时候都可以，随你的便。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那我们现在就走。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地狱之旅。我们坐上了开往地狱的小型下地机。实际上它不过就像一架小型的空中巴士，只不过一个是上升天堂，而另外一个却下往地狱而已。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花了比开往天堂的空中巴士要长得多的时间，下地机才降落在一片看起来不

起眼的丘陵地带。

使为指给我看，那一个凹凸不平的山坡之上，就是地狱的入口了。那里有两位天使守在门口，当我们展示了手中的许可证之后，他们把手一挥，原来光秃秃什么也看不见的山坡地上，突然长出了一棵粗壮的树，

这棵树可怪了，从头到尾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白色的，另一半是黑色的。树的直径恐怕得好几个人才围得住。再定睛一看，树心却是空的直达地下，这就是地狱的入口了。

沿着入口后面的地道弯弯曲曲地往前走了一段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层灰暗的雾气，使为跟我说：我们进入地狱的范围了。

透过还不算厚的雾气，我可以看到近处长着一些灌木之类的植物，而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旷野。它与我们在人间见到偏远沙漠地区的景象没

有多大的差别。

这就是地狱？我不禁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不是说地狱里人碰人，到处都是火吗？怎么这里连一根飞鸟掉下来的毛都找不到，一点微微的火星也见不着？

使为笑笑地说：你在圣经或其它书上所看到的字面描述，有时会和其内在的实际灵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当你今后经历和看到的東西越多，就会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他流露出一派真情地说：实际上，地狱并非如你原来所想的像一座阴森森的监狱，上有正坐高堂的阎罗王，下有拿着各种刑具侍候的小鬼，就等着受命把恶人往滚滚的油锅里扔。

人类对地狱的误解，与对灵界的无知，实际上两者差不了多少。

地狱乃是包含着山区、平原、旷野、坑洞等等辽阔的幅地，其中的景象与你在人间所看到的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地狱里的人，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形，被指定限制在某一个区域或人群之中。

就像你眼前看到的这片旷野，也属于地狱的管辖区，它是专门留给一些“读书人”居住的。

我问：“读书人”？这是什么意思？

使为说：就是那些喜欢研究学问的人。不少都是在人间拥有不同头衔的学者、专家、名流之辈。来，我带你去看一看他们，说不定里面还有你认识的人呢。

一下子，我们就飞越了眼前的这片旷野，来到了它的边缘地带。这里是一个社群，间隔不远的一间间茅草屋，七零八落地散布在一棵棕榈树的周围。还没有接触到里面的人，就可以感受到从中传出来的学究的气息。

我们走进了一间颇大的屋子，它算是这个社群的活动中心。里面正在举行一个学术讨论会，坐在最前面那一排的，都是今天准备上台发言的人。

喔，那不是陈腔教授吗？我忽然大吃一惊地发现坐在前面第一排的人，其中有一个居然是我曾经十分崇拜的陈教授，怪不得使为一早就跟我说可能会碰到熟人。

陈教授是在一家神学院教神学的，他几乎可以把整本圣经倒过来背。每一次他举办的演讲会都座无虚席，我几乎从不放过他每一次的演讲，听起来一套一套的，叫人感叹他的脑袋怎么会这样好使。然而，这样一位被大家都看好的名人，怎么会落在地狱里面呢？

看到我在用手抓头皮，使为淡淡地说：在人间的许多人，不管从外面来看表现得有多好，只要其里面为人做事的动机，是从自己的名利地位出发，

一旦进入了灵界，外面的假面具被剥了下来，人里面的真实状况就会暴露无遗。若最后被查明、判定是恶性不改，弄虚作假的，都难以逃离下地狱的命运。这就是你亲眼看到的真相了。

我说：这样说来，能有多少人可脱离下地狱的恶运呢？

使为说：实际上，从人一生下来，主就在每一个人身上，启动了避恶从善的引导教化工程。因为恶是人从父母遗传过来的基因，是偏斜倾向于地狱的，孩子不必教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自动地把人往恶里拉；而主则尽力引领人离开恶的牵引从善向上走，于是人就自己开始了善恶两者之间的争夺战。

由于人类是所有的受造之物中，唯一能够使用自由意志这一武器的物种，所以主不会主动介入干涉人的任何决定，只是做引导、劝告的工作，让

你明白道理之后，心甘情愿表里如一地去做一个真人和善人。

如此一来，就给人留下最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最多的试探。因为人一旦意识不到这其中的危险，就会顺着天生的恶性往下滑，不愿意避恶从善往上升，结果人肉体死了进入灵界之后，落到地狱里的结局就无法避免了。

听着使为的话，我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老是想到：为什么这些事以往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想过呢？以为所谓的天堂和地狱，只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概念。想不到，它们竟然和我们人间在世的生活，早已紧紧地缠结在一起。

多可惜呀，现在到了灵界才知道，多少错失了的人生机会还补得回来吗？

没多久，轮到陈腔教授上台发表意见了。他还是离不开以前那种谈吐的语气和风度。奇怪的是，

现在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无法发生任何共鸣，就像牛头不对马嘴，鸡跟狗说话一样。

使为看透了我的心思，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向我发过来一个意念：你现在的不少想法，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一旦和他是不同的人，自然什么事情就无法想到一块，彼此之间的认同感怎么还能存在呢？

我会意地回看了他一眼，又学到一招了，原来所谓的心灵感应就是这样用的。

* * *

离开了旷野，接着我们又来到了一片“闹市”。它和我们在人间从视频上看到的贫民窟大概差不了多少。破碎的房屋，肮脏的墙壁，凹凸不平的路面，招揽做小生意的贩子，沿街拉客的妓女应有尽有。这里也就是所谓的地狱“红灯区”。

看着眼前的人若无其事地打闹嘲笑，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地尽情享受着他（她）们的人生。

我心中又感到一阵模糊：怎么会是这样子？这就是地狱的真相？

使为跟我解释说：你要明白，爱乃是一股热量，不管是来自天堂的爱，还是出自地狱的爱，都是带着热之感觉。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天堂的热是与真善美连在一起；而地狱的热是与假恶丑结在一块。

所以，你看到地狱里的人并不缺乏对生活的热情，只是它们所爱的，只限制在与假恶连在一起的人事物之中，否则就活不下去。

我问：这就是地狱的人无法在天堂的门口呆下去的原因？

使为说：对！它们接受不了天堂的热，而只能在

地狱接受被它们曲歪而变形了的热。这也就是我经常跟你讲的，不是主偏心让有些人进不了天堂，而是这些人只能选择愿意、热爱、喜欢住在地狱，否则的话它们没有办法活得下去。

我点着头：啊，是这么一回事。

我顿时觉得对爱的认识又进入更深的层次了。以往总以为，一说到爱，似乎只能与神连在一起，却没有想到，它居然也可以和地狱有所连接，只是你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去理解，断章取义当然不行。

使为突然问我说：你还记得以前见过的那个名叫营虫的男人吗？

我说：当然记得。

使为说：他就住在其它地方，类似这样的“红灯区”。

我吃了一惊：啊，地狱里的“红灯区”还不止这一个？

使为说：当然，灵界是与世界互相对应的。人间有多少的旷野、红灯区，地狱就有多少的旷野、红灯区与之对应。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进了灵界后，老是以为还活在人间光景中的原因。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里只是想到，怎么样才能让世人了解和明白，原来人间的一切，无非是灵界的“影子”。人所喜欢的，或人所不喜欢的，这里都有。

* * *

此后，使为又带我来到一个叫死水湖的地方。它的面积相当大，站在湖的这一边，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湖另外一边模糊的样子。想不到，在地狱里居然有山又有水，原先一直以为它有的不过就是火。

在湖边的草丛里，栖息着一条条张开巨口的蟒蛇，它们就像大橡皮圈一样把身边的人卷了起来，被卷得动弹不得的人只能伸着舌头透气，似乎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在离开湖边远一些的地方则有大鱼，像海怪一样把泡在水里的人反反复复地吞下去，吐出来。由于受尽了折磨，被大鱼吞吃的人，一个个的脸都被扭曲得极其难看，就像丑陋的老巫婆那样不堪入目。

湖的中心区域处处都是黑色，就像凝结了一层厚厚的沥青，整个湖面都停滞了下来。怪不得，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死水湖。

使为说：这些被蛇困，被鱼吃的人，都是一些在人间充满着不满、仇恨、报复之心的人，现在落在地狱这番的凄惨光景之中，实在怪不得谁。

实际上，从主那里灌射下来热和光，不管是对灵

界，还是对人间，每个人所接受的成分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善恶好坏之分。但是，因为接受之人的性质和反应不一样，就造成了最后的结局不一样。

我问：这话怎么讲？

使为说：就像一样的阳光普照大地，花园里的草木接受了它，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美景；但一个充满了糜烂之物的垃圾堆吸收了它，却可能臭味冲天。这不都是由于活的草木和死的垃圾，彼此之间的性质不一样而引起的吗？

任何人能不能把垃圾发臭的责任推给阳光，以及掌控阳光的人身上？

我没说话，只是在心里想着，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都不要去想呢？

* * *

离开地狱的死水湖不久，使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好，接下来，我再带你去看一看真实的地狱。

我问：真实的地狱？难道我们看过的这些都是假的？

使为说：当然不是假的，只是我知道这些地方和你原来心目中所想象的地狱，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下来要带你去的地方，都是要钻进坑洞的，与你原先所想象的可能更接近，不就显得更加真实吗？

我说：原来我还以为，地狱就像人间传闻所讲的，只不过是一座大监狱，里面关着很多被惩罚的犯人罢了。万万想不到它是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模样。

使为说：实际上，地狱和天堂都并非指一个地方，而是它们各自不同的状态。或者更接近地说，乃是各指一个人。

我脱口而出：一个人？

使为：正是，一个人。你看一个人的身上内有五脏六腑、外有前胸后背、头、上下肢等等

不同的部位，大小应有尽有。

而天堂就像一个人，里面有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社群，排列的次序也上下内外有别，丝毫不乱地一一对应着人体各个不同的部位。

同理，地狱也像天堂一样，有着数不尽的社群，分布在各个区域。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或是下来要去看的坑坑洞洞，只不过是整个地狱沧海一粟的代表。所以，说它是与天堂恰恰相反对应的一个人，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天堂里生命品质最好的人，就像头一样排在最上面；而地狱却正好相反，习性最恶的人就像头向下栽一样，被扔在深不见底的坑里面。

由此而来，你就可以明白，其实当一个人活在人间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已经跟天堂或地狱里的人挂上钩了。只是在人断气之前，一切还未成定局，主留下了不少变数和余地等待着人去悔改。但是许多人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一旦进入了灵界，知道人死后的真相却已经为时太晚，后悔莫及了。

当我们谈得正欢的时候，使为用手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小山头对我说：到了，就在这里。

我掠过了几眼，实在看不出这个小山头有什么特别之处。突然间，只见这个小山头从中间裂开了一道缝，随之就听到从里面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使为说：你随我跳进水里去！说时迟那时快，他拉着我的手，从山的裂缝穿过去，一道翻滚的激流就出现在我们的脚下。

“跳！”使为一马当先跳进水里，回过头来挥挥手叫我也跳下去。

我并不熟悉水性，但这时也不管那么多了，凭着对使为的信心，双眼一闭就往下跳。双脚刚一触地，“哟！”怎么霎那间水都没有了，我的衣服连一点水气都摸不到。

使为伸出了大拇指说：行！参观地狱是需要勇气的，你算拿到了入门票。

我们开始顺着一条阴暗的通道往里面走，尽管通道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们的手指就像装上了敏锐的感应器，所到之处都了如指掌，绝不会碰壁。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往前移动，不久就看到前面出现了暗红色的亮光，知道通道走完了。

在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厅，起码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整个大厅闪耀着暗红色的烛光，难以看清里面的人的真面目。这时，我们发现从自己的前额，突然闪出了一道亮光，它类似下井的矿工所戴的头盔上发出的灯光，只是比矿灯要亮

多了。

在这亮光之下，我们看见大厅里的人，原来是各式各样的丑陋的怪物，有的像狮子，有的像熊，有的像豹，有的像蛇，说有多丑就有多难看。

这时，我又发现远处有一个人，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脸很宽，几乎比一般的人要宽出三、四倍。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看起来是稻草做的白帽子，孤零零地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坐着。

忽然间，来了几个拉长着脸的家伙，他们的脸也比一般人要长出很多。特别是上半部的脸变得下宽上尖，就像戴上了一顶金字塔型的滑稽的肉帽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个长脸人一靠近宽脸人，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他一阵毒打，挨打后他的宽脸就像一块发酵的杂色面包，青红紫黑都凑在一块了。

使为暗暗地跟我说：这些人原来都是骗子，只是你讹我诈不同伙，现在什么面具都不要戴了，拳打脚踢是必然的事。

我见那宽脸人，全身倒在地上，手抱着双膝，就像虫子一般地滚动和抽搐着。那几个刚刚把宽脸人置于死地的长脸人，一转身又迎面遇见了一帮比他们来头更凶的家伙，一场互相折磨的恶斗又开始了。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原来这就是地狱人一直要面对的日子。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得到了灵体的人，所以想死、要死也死不了，就只能这样一直为着自己在人间的无知罪过、执迷不悟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接下来，我们看见整个大厅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淡，而且厅里面的怪物一个个冷得不由自主地直打哆嗦。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使为告诉我，我们额头上发出的光，乃是来自天堂的光，其中包含着强大的热流。当天堂的光或热与地狱里的火或热相碰时，就会使地狱的火烧不起来，由热变冷，从而一个个冷得颤抖不已。

这时，我听见从大厅传来了一阵愤怒的声音：有人来偷看我们了，把他们赶出去！

使为轻轻地拉了我一把：我们走吧，免得和他们发生冲突。

我们就照原路退了回去。一路上，使为才为我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被关在地狱坑洞里的人分两类：第一类是以假为主要特性，第二类是以恶为主要特性。

刚才我们在山洞里看到的是属于第一类，弄虚作假的人都不喜欢别人揭穿他们的本性，所以它们习惯于活在昏暗的环境中，容不得别人碰到它们的要害之处，对来自外面的刺激十分敏感，这些

你都亲眼看到了。

使为似乎忘记了一些要讲的话，想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有趣的是，我们在从天堂而下的亮光里，看到这些人就像各式各样如动物一般的丑八怪，但在洞里变色的光线里，他们彼此之间互见时，却个个都是人模人样的，一点都不丑，也不怪。

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使为说：这大概是，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人虚假的本性是何等的难以改变，哪怕到了地狱，照样喜欢戴着假面具执迷不悟而活；另一方面，则看到即使在地狱里，主的怜悯之律仍然借着爱的能量在运行。

想一想，如果我们刚看到的洞里的这些人，也像我们在天堂里的光中所发现的真相，看到对方个个都是丑八怪的话，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厌恶和

憎恨感必定增加，从而被扔进更深一层的地狱，忍受更加惨痛的折磨就在所难免了。

啊？！这又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哪怕人已经到了地狱，主还是尽量地怜悯和减轻人在地狱所受的痛苦，这和人所遗传的赶尽杀绝的复仇基因相差该有多远。

* * *

这时，我的好奇心又来了，巴不得马上去看看，被关在更深层的地狱里的第二类人，他们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

使为说：很快就到了，急什么？

在我们赶往更深一层的地狱的路上，使为一板一眼地认真对我说：这第二类的人，和你所见过的第一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你可要处处小心啊，不要让他们伤害到你。

我们来到一个很深的山谷的顶端，停下来了。往周围一望，直通谷底的是悬崖绝壁，连鸟儿恐怕都不容易下去上来。使为指着下面深不见底的地方说：第二类人所住的坑洞，就在这个谷底的下面。

我困惑地问：怎么下得去呢？

使为说：不要忘记，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带着肉体的人。活在灵界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运用自己的意识能量，想到哪里就能马上到达那里。来！我们一起下吧。

使为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同启动了意识能量的灵流，不知不觉就飘了起来，接下来又慢慢地手牵手落到了谷底之中。

在谷底的地面上，我看不到有什么洞口可以出入。但是使为显然心中有底，只见他发声呼喊了一个名字，忽然就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出现在我们

的身边。

天使跟我介绍说，这一个天使是这里的守护天使，因为被关禁这地坑里的都是一些穷凶恶极的魔鬼，不容它们随便出来做伤天害人之事。

守坑天使说：你们下去吧，小心点，有什么事情给我发个信号就可以了。

守坑天使跟我们挥了挥手。顿时间，地面裂开了一道裂缝，刚好一个人通过。使为和我一前一后从裂缝进入了深坑之中。

不像我们去过的有一个大厅的山洞，这里的住客就像小户人家，这里几个，那里几个，零零散散地没有什么组织观念。但是可以感觉到，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些杀气很重的人。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似乎笼罩在一种充满报复和愤怒的情绪之中，就连坑道里照明的光线，也像腥红的血一般地可怕。

而且，不管是坑里的哪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种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有的地方发出来的味道像尿的腥臭，有的地方发出来的味道像陈粪污屎那样难闻，有的地方发出来的味道就像放了多日的臭尸体，叫人一闻就差点昏倒。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是，听说住在这坑里面的人，不但不觉得臭味令人掩鼻难受，反而觉得闻之则乐，是一种求之不得的高级享受。

可想而知，这一些人都已经完全落在做人最贱的底线之下，甚至连畜生都大大不如，所以你若把怜悯之心用到他们的身上，那就是用错地方了。

我可以从灵里面感受到，这里的人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仇恨的心，特别是对主和跟随祂的人，有一种发自骨子里无缘无故的恨意。

我看到有一个邪恶的人，憎恨他的邻居到一个地步，把他身上的关节弄脱臼，又把它扭进去使之

复位，接着又再一次把它弄脱臼，如此反反复复地残酷地折磨着，随着筋骨被撕裂的吱吱声，让受害者经历着戳心灌髓难以形容的剧痛。而这一个冷笑着的恶魔就像一具僵尸，眼睛像充满了血丝的斗鸡，发射出仇恨之青光。

这时，我才明白当一个人的灵魂变成魔鬼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对付这样的恶者，除了严厉的惩罚之外，是没有其它什么方法可以奏效的。

正当我们在观察坑里面的状况之时，突然从一个房间里冲出来一个人，头上长着两只粗粗的山羊角，大声地对着我们吆喝着：干什么来的，上门来找死呀！

随着它的这一声吆喝，坑里面各色各样的妖魔鬼怪，听到声音的都动起来了，有的拿着刀，有的举着斧，前前后后把我们挤在中间动弹不得。

使为见状，马上向坑外的守护天使发出了求救的

信号。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束纯白的光从坑外直射进来，坑里的魔鬼们见了无不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由此，我们两人才得以脱离险境退出坑外，向受坑天使深表谢意。

守坑天使对我们说：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般人是不会进坑的，而进坑的人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用天堂的光扫射它们，马上就解决问题。

我心中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那么狠呢？不论青红皂白，一见人就会格杀勿论。

使为说：它们都是因为误解神，或曲解圣经而造成对主极端仇恨的人。并且把这种对主的恨投射到所有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些信主和爱神的人。

在人性之中，这种对神的误解和仇恨是最大的恶，一般的人都不容易去体会认识这一点。但进入了这个深坑里面的人，才会明白人性中从遗传过来

的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主才特别派守护天使看守在外面，既保护被许可进洞参观的人不被伤害；又让坑里面的魔鬼不至于造反翻天，破坏了主所命定的创造之律。现在，你了解和认识的都算一一如愿了。

我们告别了守坑天使，就启程往回走了。

* * *

在从地狱返回的路上，我心里面一直在思考着使为曾经跟我说过话：实际上不管是天堂里的天使，还是地狱中的魔鬼，都是由人变过去的。倘若真是如此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人，后来却引出天渊之别的结果呢？

我问使为：为什么在灵界的人，上天堂的人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学习班，而下地狱的人却无缘于第三个阶段，相当于它们失去了一个学习思考

的机会，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情形会变得不一样吗？

使为说：不是不给它们机会，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学习。因为一旦他们的主导意志是属于地狱的，就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对天堂产生强烈的仇恨之心，愤怒之情。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要改变一个人在人间已经形成的主导意志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天使们曾经试过，就算能够直接改变他们的自由意志的想法也没有用，他们宁愿一头栽进地狱里，看谁跑得快。

我说：嗨，你们是怎样试的？

使为说；蒙主特别的允许，天使从一些该下地狱的人里面，抽离了原来属于地狱的主导意志的成分，注入了属于天堂的主导意志的成分，结果，当他们被抽离和注入的时候，就扑倒在地，失去

控制，巴不得赶快回到地狱。因为，天堂和地狱是彼此对立不相容的，没有什么人能够颠倒是非地滥用自由意志的功能。

我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啊，使为，有一个困惑了我好久的问题一直想问你，天堂既然是那么美好的地方，主又是充满着慈悲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为什么祂还要造出一个地狱来，把问题搞得如此复杂呢？

使为说：不少人都以为地狱是主造出来的，却从来没有想到实际上地狱是人造出来的。主创造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天堂，而天堂归根结底是由人而出的，因此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主才给了人类独一无二的自由意志选择权。

也就是说，祂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进天堂，无形之中也用了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的方法，引导人弃恶从善，以便上天堂。但祂也绝不会破坏自己所定

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之律，结果就造成了选择我行我素的人，最后各从其类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地狱。

这不仅是怎样去理解所谓神之爱心的问题，而且是人要进一步去反省自己的问题。实际上，不管是要天堂的人下地狱，还是反之要地狱的人上天堂，别说一进入对方的地盘人就头晕、作呕、浑身不舒服。甚至于一见到对方的人，天堂的人就想躲得远远的；而地狱的人则恨得咬牙切齿。这都是起因于主圣洁的同在不会与污秽的族类混在一起的缘故。

我点了点头。的确有太多的问题人都想得太肤浅了。自由意志的问题是神给人类最大且永远不会收回的恩典，但同时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最大的试探和考验。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透彻的认识，大概上天堂的人数，就会比下地狱的越来越多了。

六、真假之分

自从上天堂和下地狱，各跑了一圈回到灵界之后，我对灵界所要进行的工作，头脑里更清醒了。我进一步明白灵界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像一个“移民法庭”，负责审理所有与灵界的居民有关的案件，不管你是申请移民上天堂的，还是最后被押递出境，被放逐到地狱或与之相关的区域。

在灵界看见的人事物多了，对人性真相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才知道原来在人间以貌取人是何等的肤浅，难怪经常会看走眼。

在灵界停留的这段时间里，我知道审查天使在监察的过程中，通常都不会放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不少的所谓平信徒，即一般的基督徒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传统的的主流教会里面，尽管派别不少，但大部分都相信只要信了主，就

等待着死后上天堂。

但是，现在审查天使却认为信主之后，必须有悔改之心及避恶从善的实际行为，才能在灵界获取上天堂的通行证。不少人就是因为误解了这一点，虽信却执恶不改，才酿成最后落进地狱的结局。

我见过这样两个人，一个叫万恩，一个叫富义，他们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车祸碰撞事故之后，双双进入了灵界。

这两个人，在人间都算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万恩最喜欢的教条是信的人活在恩典之下，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所以，哪怕自己做了什么亏天害理的事，只要跟恩典说一声“对不起”，就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人生在世自己怎么喜欢，就怎么快乐地过日子。

而富义最喜欢的教条则是：我已经信了，是一个义人，就等待着死后上天堂享清福。

谁知道，这两个人死了进入灵界之后，才发现恩典并没有特别地光顾自己，并且人也非身处天堂，而是必须面对审查天使铁面无私的身影。

一个审查天使递给了万恩和富义每个人一张同样的纸，上面简单明了地写着圣经上的十诫：一、只有一位神，二、不可拜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華的名，四、要守安息日，五、要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恨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做假见证，十、不可贪心。

显然，这是一份选择题式的试卷，在每一道题的右方，各画着两个方格。天使要他俩根据自己是否守住诫命的情形，在方格里面钩下记号：守诫的钩“是”；犯诫的钩“不”，此外没有其它更多的选择。

看了一下试题，万恩问了一个问题：第六题“不可杀人”的后面，怎么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又有“恨

人”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

早在上小学的时候，万恩就已经把十诫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从来还没有见过把“杀人”和“恨人”合在一起的。难怪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审查天使说：恨人就相当于杀人，这是主在新约圣经中的教导。如果你恨过人就算杀人，除非你既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恨过人，那就可以钩“是”。

万恩不吭声，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富义也问了一个问题：第四题的“要守安息日”，如果我有时守，有时不守，那该怎么处理？

审查天使说：那就两边都钩吧，不仅是第四题，任何一道题让你觉得左右为难的，你都可以这么做。

结果完全出于人的意料之外：万恩的答案通通选择了“不”，也就是说，十诫的每一诫他都犯规，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而富义的答案通通选择了“是”和“不”一起钩，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善恶不分，黑白不明的混杂的假人。

我几乎抱住头自问：为什么会这样子？

使为跟我解释说：审查天使封住了他俩之外面的人的出口，只让里面的人实话实说。所以每一个进入灵界的人，当其假面具通通被审查天使剥除的时候，就只能如实地暴露出里面的人的真相。

要不然，这两个人怎么会交出如此离奇的答案。如果在人间，这样的事肯定无法发生，因为主还容许人带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混日子。

实际上，像万恩、富义这样的人，当他们活在人间的日子，虽然表面看来已经与宗教信仰挂上钩，但他们的内心却根本不把十诫当成一回事。倘若所有十诫都犯了，也不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管守诫也好，犯诫也好，都是可有可无、无所

谓的一件事。

而且，他们被容许可以表里不一，里面的人所想、所确认的是一套，外面的人弄虚作假、改头换面是另外一套。

但是到了灵界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要把自己的主导意志，也就是人深层的想法、感情和意愿全盘托出，无法造一点点的假。

正当使为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间在房间里又出现了两个人，万恩和富义一见几乎同时跳了起来：嘿，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你？

原来，这两个人过去在人间，一个是万恩的邻居胡涂，一个是富义的朋友余蠢。

他俩到了灵界之后，现住在西边靠近地狱的同一个社群之中。他们是刚刚接到天使的通知，前来迎接万恩和富义一起到他们那里住的。

过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安排既来自天，又出自人自己。万恩、富义、胡涂、余蠢，这些人最后会碰到一块，预备接下来结伴下地狱，这绝不会是偶然的。

天网恢恢，一切都有人难以明白的天命之律，为什么人活在人间的时候，不早一点把被恶和假歪曲的“忘恩负义”给挪走，重生成为万幸富足的人呢？

* * *

另外一个审查天使所关注的字是“假”。他们要抓的就是表里不一的人。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一个所谓三位一体的观念，它涉及到人对神的看法。持守这种观念的人认为，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所谓位格，但实际上却只有一位。

由于“位格”这两个字通常都离不开以“位”去理解，所以就产生了里面明摆着是三位神，但外面却只能说是一位的矛盾。特别是在牧师之类的神职人员中，这种里面默认有三位，但外面却只能宣称有一位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面对着此一互相冲突的难题，不少人以为三一神的概念是人无法弄得懂、讲得清的奥秘，放在那里好了，何必太较真呢。

但是，偏偏审查天使却不放过它。我亲眼看到，有一个执意认同三位一体的牧师卜认，当天使要他说出“有一位神”时，卜认张口结舌地就是无法说出这句话来。当他里面的人被释放出来时，张口就喊：“有三位神！”

使为跟我解释说：审查天使封闭了这个人外面的出口，只让里面的人说真心话。结果，他口不应心就无法吐出“有一位神”这几个简单的字；但一

恢复了自由意志的功能，马上就原形毕露直喊“有三位神”。

此后，我还见了其它几个类似的人，也发生了和卜认同样的问题。当一个人心里所想和确认的任何东西，与口头上要说出来的不一样，就被划入了“做假”的范畴之中。

但是，对于那些比较单纯的信徒来说，在听取了天使的教导之后，不难接受主就是宇宙间独一无二之真神的观点，此后不久就进入了天堂学习班的行列。

顿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天使对这个问题如此介意。因为倘若在对神这样严肃的问题上，人尚且可以马马虎虎真假不分的话，那对于其它的人事物，随随便便弄虚作假，岂不更不在话下了。

所以，审查天使十分在意里面的人的一言一行，不管人的外面挂的是什么招牌，一旦发现里面的

人弄假成真，有意识地把假的当成真的去看待和确认的话，这个人就算完了。

我还进一步体会到，在人间戴着假面具，做两面派的人几乎比比皆是。由于彼此你欺我诈，里面的人的真相谁也看不透。但一到了灵界，就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了。

* * *

有一对夫妇，男的叫连合，女的叫段了。到了灵界之后，段了才发现，原来连合在外面有了一个“小三”，但自己并不知情；反过来，连合也发现，原来在结婚以前，段了就已经和别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并且后来又被这个男人抛弃，从而造成她对男人的恨恶，并后来把这种仇恨投射到自己的身上。

几十年来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一直弄不拢。但是段了又不愿意和连合离婚，故意用各式各样的手段

来折磨他。

连合在段了不愿意离婚的前提下，从自己不该主动提出离婚的道德观念出发，只好痛苦地维持着这段婚姻关系。但后来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胜不过试探而栽了跟斗。

令人感到有点意外的是，这夫妇俩同样是在婚姻上不干净的人，但审查天使通过一连串的细心鉴查，最后对两个人的判决结果却不一样：连合被认为里面的人还是好的，因此得以删除外面的人所有的犯罪记录。由此一来，也就为之保留了上天堂的机会；

而段了被判定里面的人是恶的，哪怕她在外面做了一些受人夸奖的好事，都通通随着外面肉体的消失，烟消云散地不被纪念。接下来，下地狱是跑不了的事了。

我不大理解地问：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为什么

会这样一边倒地处理问题呢？

使为说：那是因为主创造的律把天堂和地狱视为一座天平的两方，各自使用属于自己的筹码，不得彼此混杂。特别这是指着里面的人说的，不得人不服。

主的许多创造之律的奥秘，不是凭受造者的理性就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只能点到为止，懂得多少算多少。相信天使经过谨慎严密的审查后，作出的判断是不会错的。何况，一切的决定后面都是主在做的，祂绝对不会出差错。

想一想，主让人享有完全的意愿，充分的自由，不干涉人的选择，若是顺着人既恶又假的本性而行，没有一个人得以站在里外都是好人的位置。所以，主就引导人先从里面避恶从善，接着再让里面的人来影响外面的人，从而达到最后把重生的人改造成内外表里如一的好人。

但是，并非每个人的一生都能真善美地走完这样一条路。所以，主才给了人一个恩典，那就是以里面的人为判断的依据。若外面的人与里面的人一致那固然好；但当两者不一致时，则以里面的人为准，把外面的人的一切作为，随从肉体的死亡一笔勾销。

由此一来，就保证了天堂的纯洁度，使与主同在的人确实地感受到天堂的可爱及地狱的可憎；或者反过来也一样，使背离了主的人，感受到地狱的可爱及天堂的可恨。你可不要以为地狱里面的人就没有爱，它们爱的是自己的恶和假，甚至于爱到一个地步，如死一般坚强，宁愿落在地狱里死，也不愿意悔改归向主。

我说：嘿，我怎么从来还没有想到这一些呢。过去只是想到现在已经信主了，等着死后上天堂就一切都好。实际上，不知有多少人也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

使为说：过去，你还有没有想过，不管现在自己身上的毛病有多少，只要一上了天堂，主都会像拿掉包袱一样，让你身上所有的毛病一个个地自动被拿掉，从而灿然一新，由一只小丑鸭变成白天鹅？

我说：是呀，是呀，我就是这样想的呀。

使为说：如果你是一个里面又善又真的人，那的确是如此。实际上，不用等到上天堂，在灵界的时候，审查天使就已经把外面的人，一切不好的毛病都给拿得一干二净了，哪用你上了天堂自己再动手？

许多人误解了恩典和神迹，以为那是从天上自动掉到你嘴巴中的一块馅饼。其实，恩典的真正含义是你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去改变里面的人，从而让里面的人来影响外面的人，但实际行动的改变却必须从外面开始。

倘若你里面的人是对的，但在人间还无法完成改变外面的人这个任务的话，那么到了灵界，审查天使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形作适当处理，让你还有上天堂的机会。因为，在天堂里的群体是数不尽的，每一个人都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这就为恩典的运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弹性。

使为最后特别加重了语调：前提是，你要承认天堂里只有一位主，并且里面的人有一颗愿意去恶从善、认真悔改的心。

* * *

有一天，使为特地找上门：来，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

我问：在哪？很远吗？

使为说：不远，就在我们住的附近，它叫迟戴村。

我问：迟戴村？住在里面的，全都是一些痴痴呆

呆的人？

使为说：正是，连自己姓什么都弄不清楚。这个小区只住着姓迟或姓戴这两种人，但他（她）们都无法弄清自己到底是姓迟，还是姓戴，所以就只好混在一起了。

果然，我跟随使为来到了迟戴村，看到不少七老八十的人，一个个弯着腰，驮着背，艰难地拖着身躯一步一步地走着，和在人间看到的情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我心中不禁感到有点纳闷：不是说人一进入灵界，不是变年轻漂亮好看，就变得老朽丑陋难看吗？这些人怎么看起来，似乎一点变化都没有。

使为看出我心中的疑惑，有点感叹地说：你知道吗？人间七、八十岁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许多过了古来稀年龄的人都活得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活着干什么，又要往哪里去。这种人生末期懵懵

懂懂的状况，一直维持到他（她）们断气的时刻为止。所以，这些人一进入了灵界，就变成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好像不死、不活、也不变。

我问：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使为说：因为活在人间的时候，这些人就一直不停地自我洗脑：认为自己不行了，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一天过一天地等死罢了，哪一个人不要走上这一条路呀，等等。结果，一旦人的自由意志接受和确认了这些观念，要想反过来再去改变它就很难了。哪怕是人进入了灵界也不例外。

我迫不及待地问：那这些人后来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使为说：一般来说，他（她）们住在灵界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甚至很长。因为审查的天使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取证，有时要追查前好几辈人的遗传基因，才能客观地挖掘每个人里面的人之真

相。

如果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混杂的情况给分开的话，那可能就只好下地狱了。在主所命定的律中，从灵界出去的人，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若混杂太厉害而无法分开的就归地狱。因为，天堂容不得杂乱无章的人身居其中。

使为最后还叹了一口气：好可惜呀！

我不解地问：可惜什么呢？

我看到使为的脸上流露出惋惜的神情：你知道，人常说一句话叫“返老还童”，这句话并非说说而已。当人活到七老八十的时候，主给了这些人一个特别的机会，让之能够回到孩时天真的心理状况。

如果他（她）们能够及时地抓住此一难得的机会，在断气前认识和接受主，悔改以往的过错，那么

不但在余生活着的日子里，身心灵的状况一定会好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此一来，这样的人相当于活在人间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向天堂学习班注册了。

当人一进了灵界，上天堂只是早晚的事。也许，人还没上去之前，在灵界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既年轻又漂亮，哪会是你眼前看到的那副不死不活，等着处理后事的光景和样子呢？

我心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要是现在有人把我在灵界所见、所听、所闻的一切，告诉人间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正在生不如死的漩涡里苦苦挣扎着的人，那该多好呢！

当我想到自己在人间，还有那么多的亲人、朋友，一个个都已经爬上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山头，或者正在快步迈向这山头的时候，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阵的绞痛。

使为说：其实，现在正是人间老年人的黄金时段。因为，当人觉得似乎生命走到了无望、绝望、尽头的时候，才是一个新的起头。

换句话说，这正是他与主接头的最佳时机。有谁会在风华正茂、得意洋洋的时候，像一个天真的孩童一样寻求大人的帮助呢？这才是“返老还童”真正的价值所在。

有的人以为，随着一日千里的科学、医学，可以把这座“古来稀”的山头拉得更长，拔得更高，把70岁翻多几番，使之变成更长的数字。那时，人生老病死的问题就通通都解决了，天天可以笑哈哈地过日子。

但是，不管人类未来能走多远，人像摔掉衣服一样地离开了肉体之后，无论如何还是要进入灵界。那么，同样就跑不了要面对灵界天使的审查，以及面对天堂或地狱，最后何去何从的归宿问题。

天使在灵界所作出的一切结论，都源于人活在人间的时候，如何去思考、回答、完成发给每人一份的人生试卷。那么，越是接近交卷时刻的人，岂不应该越珍惜所存无多的有用时间吗？

任何一个交卷时心中有数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人间、灵界、天堂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每一个与地狱绝缘的人，在人间就可以品尝到天堂的滋味。

* * *

在灵界时，有一天我遇见一个过去认识的朋友，他叫巩义，原来在人间是一名专门从事移民事务的律师，生意还不错，但听说他后来有一段时间不干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我说：嗨，没想在这里遇到你。

巩义说：有谁能不到这里报到？或早或迟而已。

我笑着说：不愧是当过律师的，说起话来一点不漏。听说你当律师的时候声誉不错，后来怎么有一段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

巩义摇了下头：这事说来可就话长了，不过还得感谢主，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说不定我现在已经人在地狱里面了。

我问：这话怎么讲？

他说：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有一个叫回改的客户，要求我按在宗教上受政治迫害为原因，帮他申请办理政治庇护的移民身份。我一手接过他带来的资料，掠过一遍就知道里面的内情都是不实的，其中作假的手法明眼人一看就破。

实际上我并不想碰这样的案件，生怕沾黑了自己的手。但是，这个人是我的一个重要客户的亲戚，这样由他介绍过来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地接下了回改的案子。

谁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回改信了主，而且是真的信，愿意成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所以他意识到弄虚作假的事做不得，一旦做错了应该说改就改，于是就找上门来要求我为之撤销他的案子。

而且，还要我跟法官如实说明原因，表示道歉之意。

正当他的案子已经排好了法官约见的日期，就快结案了的时刻，我听了他的话，眼前一阵黑几乎晕了过去。何况，就算我硬着头皮去要求法官消案的话，又该怎么说呢？骗造另外的一个谎言，去遮盖先前的谎言？

当我还未能理清眼前千丝万缕的头绪时，回改丢给了我一句话就走了：我知道你也很为难，如果你自己觉得跟法官不好讲的话，那我就自己去跟他说。

后来，回改真的很快就亲自去见法官阐明实情。

我知道这事情不好办了，该怎么处理后事才好呢？我想，每一个人总有投其所好的破口，若是能找到这位法官的破口，或许就可以解决我的难题了。

于是，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摸到这位法官原来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从而养成了一个喜欢收集越南风土人情画的爱好。接着，我又好不容易猎取到了一张相当难得，相信他看了一定会喜笑颜开的越南乡村的风情画，把之装在一个漂漂亮亮的画框里，给他送了去。没别的，一心一意盼望借此能改变或缓和我狼狈的处境。

我迫不及待地问：结果呢？

巩义沉思了好一阵，好像才回忆中走了出来：不讲你也可以猜得到，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我被吊销了律师的执照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从这个阴影中走了出来。

不过到了灵界之后，我才意识到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若不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我在人间可能会在各式各样的名利陷阱之中越坠越深，那么除了下地狱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

说到底，还是得感谢主，派了回改这样耿直重生的人，来敲醒和帮助我重新做人。我现在才认识到一个人的重生有多重要。

嘿，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审查天使告诉我，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学习班，而我现在已经被批准进入学习班，和你一样也是属于天堂的人了。

七、在学习班

在经过了一段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我获正式通知进入天堂学习班，也就是说，未来我也会成为天堂里的一员了。

这天堂学习班，实际上就像天堂所附设的“入籍学习班”。换句话说，灵界的移民法庭已经审核认定了申请人的入籍资格，但还必须通过由移民局主办的入籍考试，考试及格的人才可以正式获得天国国民的身份。

如果申请上天堂的人，无法通过入籍考试的话，那么就要在天堂学习班多呆些时间了，直到你通过了入籍考试之日为止。也许，借着这样的比喻，你得以一目了然地认识到，灵界实际上相当于上天堂或下地狱的中转站，没有谁可以避免人的肉体死了之后，进入灵界点名报到。

* * *

在我们学习班担任老师的天使是一位女天使，她的名字叫师傅，我们私底下都喜欢叫她师傅大姐。

师傅大姐说她很喜欢这个原来在人间所用的名字，实际上是自己的父亲姓“师”，母亲姓“傅”，她把父母的姓合在一起就成了——“师傅”，一个天衣无缝名字，与她当老师的身份不谋而合。

师傅大姐还真的名不虚传，一生之中担负了三个师：厨师、乐师和老师。而且，每一个“师”的角色她都扮演得十分到位。

她的厨艺没话说，吃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巴不得还有第二次。她做菜的特点根据实际情况，随意用自己的意识去掌控烹调的温度和时间，并且在烹调的过程中，不断地用心把“好正！正好！”的意念传到锅里面。结果呢，做出来的菜，真是别有风味，每一个吃的人无论是酸甜苦辣，都觉

得正好合自己的胃口，令人啧啧称奇。

不少人都问她说：您把菜做的这么好，有什么秘诀？

她只说了两个字：用心。

师傅大姐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师。她对音乐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细腻感。无论是听什么人唱了什么歌，或奏了什么曲，她都能一目了然地告诉你，当事人的内心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中；但反过来，哪怕是音乐界的许多行家，却无法解读她借着歌声或乐器声表达出来的内心感情。

还有，她只对一种乐器感兴趣，那就是用竹子做的笛子。

有人问她：为什么您对笛子独具只眼呢？

她说：在所有的植物中，竹子的成长和重生之人的成长最相似了。所以我在吹笛子时，就像听到

里面的人的气息，借着笛子一个个的孔，和外面的人自由交通而起了共鸣，让我的心思久久沉醉在重生美好的人事物之中。

作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师傅大姐的魅力不在于博学多才、能说会道，而在于她善于引导学生去开拓、挖掘里面的人的正气，让人一碰就耳目一新地跳起来。

比方，有一个学生问了她一个相当“现代化”的问题：师傅老师，现在地上的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厉害，有的人高兴生活变得越来越精彩；有的人却越来越害怕，担心下来有一天会不会被机器人给吃掉。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师傅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就算有一天机器人“进化”到和人一样，甚至比人更厉害的地步，它还是过不了灵界这一关呀，最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所以，人只要在人间管好自己，确保你进

入灵界之后能够上天堂，那么，机器人还会、还能成为你心中，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吗？

我好奇地问她：您过去到底是从什么名校毕业的，这么厉害？

师傅笑笑地说：我是无师自通，有师自明。

我听了似懂非懂：啥意思？

她说：“无师自通”的意思是，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东西，你都要抱着好像没有老师的心态，要靠自己十分努力的精神，去弄通和解决所有碰到的问题；

而“有师自明”的意思是，尽管好像一切都是你努力出来的结果，但心里却要始终明白，后面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老师在带你走，为你做。所以成不骄，败不馁，那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了。

* * *

我在天堂学习班遇见的人事物不算少，事事都让我的眼界大开。

当我第一天来到天堂学习班报到时，忽然遇见了我过去的一位女同学，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姓“英”名“妞”，大家就给她起了个顺口的绰号叫“硬牛”。所谓人如其名，这“硬牛”一名和她的性格一拍即合，以至于没有人再记得她原来的名字了。

我说：啊，硬牛，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你？

想不到过去硬得像一根筋的硬牛，现在也幽默起来了，说：大概是你太想我了吧。

我笑笑地回了她一句：嗨，没准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呢。

我说：哟，我不是听你说，打死也不会信什么宗教的吗？怎么今天也入围了，而且还准备上天堂。

硬牛说：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呵，我可是进入灵

界之后才信主的。过去嘛，也不是说故意不信，只是一想到圣经上讲到的神，动不动就嫉妒、报复、发怒等等，我就觉得这样的神有什么值得信的，所以自己里面的心结就一直解不开。

到了灵界之后，得到天使的帮助和教导，才明白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圣经。其实神慈爱、怜悯人类的特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们必须从圣经的内在含义去理解。

圣经上那些对神情绪的描述，实际上都是人把自己偏激的情绪投射到神的身上，从而造成了人对主的误解，以及对圣经的曲解。这样一来我的心结一下子就给解开了，对主的感恩之情也油然而生。

审查天使又觉察到我这个人心地善良实在，不会耍花招，不做两面派，就批准我来上天堂学习班，什么时候毕业就可以升到天堂里去了。看看，没

想到吧？过去你一直为我传福音，我一直不接受，没想到今后我们居然可以在天堂成为一家人。

我一方面为硬牛的最后得救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堵在心口上。我在想，倘若死前不接受主的人，死后在灵界还有机会得救的话，那么基督徒在世时，如此热心传福音，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师傅看出了我的心事，从容地跟我说：硬牛刚才说的话，不是告诉你不要仅从字面去理解圣经，也不要光从外面去看人吗？主做任何事情都是不会违背祂自己所命定之律的。

你大概已经知道，天堂分三层，每一层从中间的核心区向外扩展，又分成许许多多的区域。天堂里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被指定安排在某一个合适的位置。

对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而言，他（她）们处在居中

的位置，就像人体的心肺部位，而其它属于不同宗教或派别，甚至是所谓的无神论人士，如果是在灵界接受主的，在天堂学习班毕业之后，则在天堂上被指定分派在不同的位置上。相当于有的在腹部，有的在后背，有的在四肢等等，从而既体现了主慈爱怜悯的恩典，又不违背神公义和信实的原则。

师傅在学习班上课时，一直强调天堂像一个大人，主是头，其它的都是祂的身体中的肢体，它们彼此之间既有所分别，又紧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

这实在是太大的奥秘了，它守住了以主马首是瞻的原则，又让原来属于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可以一视同仁，各尽所能地发挥自己最大的功用。

我想，一开始老觉得难以转过这个弯，这是人自以为是的习性像白内障一样，挡住了主怜悯和公义的阳光的进入。当我看破、想通这一点时，再

看看硬牛，顿然觉得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切和中看。

* * *

在学习班的期间，我认识了一位习惯先生，他被人称为好好先生，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他和蔼待人的笑容。但习惯却告诉我们，平时他有两大爱好；抽烟和喝酒。据说，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间还不算短呢，可是这两大爱好仍然依旧不变。

当我听说他是这样一个人时，开始也觉得有点纳闷：这样死不悔改的所谓信徒，怎么还能够进天堂学习班呢？

但是，当我后来和他聊了一阵之后，心中的疑团就慢慢地解开了。

我问：习惯，你在教会那段时间，牧师没有跟你

说过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不好的事吗？

习惯说：有呀！我也是一直想改，但一直就是改不了。我知道吸二手烟对人不好，所以后来连在家里抽烟，也要跑到屋子外面，生怕害了家里的人。

喝酒呢，我开始是因为胃不好，喝酒后就觉得好受些，所以慢慢地就养成了离不开酒的习惯。喝酒还得花钱呀，我也是能不喝就尽量不喝，可是那个瘾头就好像一直难以除掉。

我问：啊，那到了学习班之后，你这些习惯都改过来了吗？

习惯说：不是改，而是在进学习班之前，就被审查天使一下子就给拿掉了。他们说，尽管灵界的人想干什么都可以想，但不容许一个人里面所想的，与外面所要做的事表里不一。所以，要上天堂的人，应该把外在行为中一切的恶和假都除个

一干二净；而要下地狱的人，则把外在行为中一切的真和善分割出来，不会让人把之带进地狱。

我觉得有一点难以理解：为什么非这样绝对地处理不可呢？

习惯说：师傅的意思是，这是为了保证天堂的质量，不会成为藏垢纳污的场所；也使下地狱的人明白，神给人自由意志之目的，是让人能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好人和真人，误解或执迷不悟的人自食其果的责任，不能推给其它任何外在因素。

我一边听，一边在琢磨着习惯说的话：那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人间是一个容许善和恶混杂在一起的世界，灵界是一个要把善和恶分别出来的地方，而天堂和地狱是不容许善和恶混杂在一块的场所。

习惯说：不错，这正是师傅跟我讲的意思，她还要我好好地去琢磨一下，善恶和人间、灵界、天

堂、地狱之间的关系。我琢磨了老半天，心里明白但想讲出来，却一直觉得难以三言两语讲清楚。太棒了！你恰好帮了我一个忙。

* * *

我在学习班，还认识了一位尚用先生，他原来是一名工程师，后来却对圣经数字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企图把之运用到研究彩票的号码上。尚用跟我说，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也并非天生对赌博这一行真感兴趣。

只是他的个性喜欢讲江湖义气，乐于为落难的朋友拔刀相助。所以，在一个十分偶然的场合，为了解除朋友的经济危机，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研究彩票的是非之中。

并且，尚用后来还相信这是出自神的旨意，可以借此把获得的钱财用到善举之中。然而，他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非难，步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审查天使在前前后后仔细监察了尚用的情形之后，同意让他进入天堂学习班。我开始也大为不解，怎么一个赌徒还可以上天堂？

师傅跟我说：天堂上有许许多多的区域和数不尽的群体，并不是每一个地区的人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只要里面的人有悔改脱离旧人堕落本性的愿意，主总是从引人避恶从善的角度，让那些愿意真心悔改的人最后有机会进天堂。

一般而言，处在天堂最底层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只要他（她）们能够照一个人正常的次序，把主摆在当头的位置，把别人放在中间，把自己放在底下，那么天堂的灵流就能从上向下浇灌和充满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每个人各尽其职、其能发挥在世界上的作用。

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学习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体会神创造之律的运作。并且天堂里的每

个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断成长的，任何人不能用僵硬不化的心态去看人断事。

看！我又学习到重要的一课了。我终于明白师傅所教导的，如何去认识论断别人和认识别人之间的差别：论断他人只要用脑，而认识别人却要用心。

* * *

有一天，我们学习班来了一位新人，他叫于定。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才算是了解于定的背景。

于定原来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后来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又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在对基督徒并不太友好的犹太人的圈子里，像于定这样的人并不受欢迎，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新的信仰。

进入了灵界之后，于定才发现灵界有不少天使教

导的东西，既与他先前所接受的犹太拉比的教导不相同，又跟后来所听到的传统基督教的观点不太一样。这使他困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始终难以解开自己里面的心结。

特别是，在过去当犹太教徒的日子里，他一直以自己是神的选民为荣；当了基督徒之后，听到自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预定为得救和要得荣耀的人，他心里也乐滋滋的觉得很受用。

但是，进入灵界学习班之后，师傅却教导他说，这种思想念头里面的根并不正，会影响到他上天堂的速度。

于定问：为什么？我以当神的选民为傲，或者以成为神预定的人为荣，不是荣耀神的大好事吗？

师傅说：主并不需要人在祂的身上贴金。反之，人常常是打着荣神益人的招牌，盗用神的金粉为自己抹脸。人性中从遗传而来的恶和假这两种习

性，常常蒙蔽了人看清自己真相的眼。无论是以当神的选民为傲，还是以所谓神之预定为荣，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人性中很难离开的，那一个与主背离的“己”字。

于定觉得似乎越来越困惑了：那我还能怎么做呢？

师傅：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想到自己无非是一个器皿，让主来装一样东西叫“荣耀”。显然东西和器皿是两码事，所以人和主的荣耀也不沾边。如此一来，你好好尽一个器皿被使用的功能，主则照祂自己的愿意去发挥东西和器皿的价值，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也可以说是恩典的实质，叫“无功不受禄，凡事不自录”。也就是说，一方面什么事情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是要付出坚韧不拔的代价才能成功，及享受到努力带来的丰硕果实。这叫“无功不受禄”；

另一方面则要想到什么事情实际上都是主做的，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把账记在自己的身上。这叫“凡事不自录”。

于定想了想问：“凡事不自录”？如果一个人把事情做成功了，不要老把它记在自己的功劳簿身上，免得盗劫了神的荣耀，这并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把事情办砸了，也不要把过错记在自己身上，而把它推给主呢？

师傅说：这就是人的难处了。所谓“凡事不自录”的意思，就像现在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自拍或自录的功能。你把这个功能给关了，人才不会动不动就自拍或自录，一心一意想看到或记录自己的种种表现。

有时候主容许人遭到失败，是为了让你借着不顺心的环境去改变里面的人。如果你一直以为自己凡事成功，神才得荣耀有面子，就难免碰到失败

的时候势必垂头丧气。一个人只要自我意识膨胀，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跑不了最后一定会把账记到自己的身上。

于定笑了：我总算找到自己所有问题的症结了。人若吃透了你说的这两句话，可以说一生一世都受用无穷。

就这样，于定终于解开了他一生纠缠不休的心结，相信不必太久就可以离开学习班直升天堂了。

* * *

在灵界，我看到有一些人固执于原来有些的想法，就像落在一个陷阱之中出不来。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其实所谓的恶和假，有时并非像一般人所想的，都是刻意违背法律规定或道德标准，存心当坏人，做坏事。

有一次，在班上我听到师傅与吴误的一番对话。

吴误原来是个从神学院毕业的神职人员，对于宗教信仰有很强的自信感，一直以来对自己所接受的神学观点毫不含糊，对与自己的看法有所出入的人，无不一律视为异端，坚决地与之划清界限。

师傅问：你难道不觉得一个人信了主，就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相信一切的问题主都为你解决了，等着死后上天堂享受人生，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吗？

吴误说：如果你明白父神是一位充满了恩典的神，就不会怀疑这样的想法绝不会错。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帮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并且神把他的功德归给了我们，而且圣灵在每一个信徒身上亲自做工使我们成圣。如此，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呢？

师傅说：你这是曲解了圣经的真正含义，圣经的无误论是建立在正确理解内在含义的前提上，而

不是人为地片面发挥，把谬论误当成真理。有些人实际上是在抵挡真理，还自以为是在坚持真理。哪有一个人自己什么也不做，就死死地坐着一动也不动，最后却能有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道理？

吴误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免不了都存有功利的思想，当你一动的时候，为名为利的念头就如影随形，谁都跑不了。所以，人什么也不必做，就让神直接做在我们的身上，如此就解决了人一动手，就自以为有功德的问题。否则人一跟主抢功，一得罪了神就活不了。所以什么都不必做，让圣灵去做，坐等其成不是很合理的事吗？

听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头脑有点懵了：吴误说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呀。

起码，在我的头脑中也有些类似的问题过不去。虽然，我没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却经常想到，有些事情好像自己必须努力去做，但又好像不应该主动去做，怕照自己的意思做了圣灵会不高兴，反而得罪了神吃力不讨好。

师傅看透我的心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了，若你真的明白了这其中的奥秘，无论其它什么问题都必将迎刃而解。

吴误虽然现在被批准进入了学习班，但要他转过这个弯还得一段时间，好在他里面的人还有受教之心，没有固化地确认谬论，就留下了重新认识真理的生机。

我提高了声音说：那您可得跟我好好地讲一讲。

师傅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人本身并不是生命，也没有生命。

我吓了一跳：您说什么？人本身并不是生命，也没有生命。

师傅说：千真万确，不过许多人并不知道，或知道了也不想承认这一点。

我继续追问：那人算什么？

师傅说：人只不过是一个生命的接受器。因为，主才是生命。但祂是造物主，其生命是属于无限的；而我们是受造者，属于有限的范畴。无限的神和有限的人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就像火和木不能相接一样，一碰木头就会给烧光了。

然而，神却可以转变一个形式，让不同性质的两者可以连在一起。这就像一个木工和一张椅子的关系，你想，两者的性质一样吗？

我说：当然不一样啰。椅子是做出来给木工坐的。

师傅说：那就是了。人只是一个接受神的生命的器皿，让祂使用而已，不管这个器皿是大还是小，是大户人家所用的贵重器皿，还是贫穷人家所用

的泥缸土罐，意义都一样。

所以当你明白了，人只不过是主的生命的接受器，相当于是用各种原料做成的器皿。那么，显然有两点是人必须时刻记住的：

第一、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地发挥自己这一个器皿的作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发什么指令才有什么样的动作出来。

第二、你要记住一个空空荡荡器皿本身不算什么，是有人把东西放到器皿当中，借着把东西源源不断地送出去，这个器皿才变得有价值。

但人的问题常被卡在这里：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还能意识到器皿本身没什么了不起，

但慢慢的就觉得它有价值了；再进一步就以为从外面加进来的东西是你的了，最后就演变到忘记那把东西加进器皿的人是谁，甚至于认为你就是

那主人了。

如果说，那主人就是神的话，至此，你已经有了与神平起平坐的念头，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若达不到一己之私狂妄之目的，恨神恨人骂天骂地之火由心中自燃，结果下地狱的结局就在等着你了。所有地狱里的魔鬼走的都是同样这一条路。

听了师傅这一席话，我似乎有所领悟地对她说：所以，你一直强调说，审查天使在灵界最注重的两个字——“假”和“恶”，都跟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两点有关。

师傅点点头：正是。假的反面是真，它包括对真理必须深刻认识的真，以及对一个器皿为人做事必须负责尽职的真。如果人把信仰当成是装饰门面的附加品，求名夺利的敲门砖，势必与弄虚作假的人同伍；

恶的反面是善，不能简单地从做好人、行善事的

角度去理解，而是要把它与主之爱的生命连在一起去考虑。一个离弃主的人，必定是个没有生命的人，不管表面上行了多少的善，最后势必有一天会走到无论跟神还是对人，一说翻脸就翻脸的地步。

这也是，我一开始就跟你说的，认识人无非是主的生命的接受器，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凡事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

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须意识到人无非是个接受器，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主在做的，与你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如此，你就不会成功时翘尾巴，失败时哭鼻子。

拿我们天使最喜欢的话说：一切看起来是你在做；一切实际上是主通过你在做。

我重复着师傅说的话：“一切看起来是你在做；一切实际上是主通过你在做。”怎么我觉得，这两句

话似乎不难懂，又怎么好像不好懂？

师傅说：是呀，我们从人变成天使的最大秘诀，就藏在这两句话之中。慢慢的去品味和经历吧，够你想到、用到永永远远！

* * *

上课的时间到了。师傅像往时一样，点了一下班里的人数，一个也不差，才开始她的讲课：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圣经中的十诫。

她用眼睛扫了扫班里的每一个人，停了一阵才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在心中嘀咕着，这十诫有什么好听的，早在小的时候我就会背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别以为知道了的东西就叫懂，其实懂也可以和懵懂连在一起，破皮的了解和入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十诫是为人做事的根本，一个要上天堂的人，不仅要了解十诫的

字面意思，还要理解它的深刻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它行出来。

好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十诫。

随着话音落下，师傅两手朝天一扬，顿时就有两块石版被握在她的两手之中。

师傅把两块石版有字的一面向着同学们：这两块石版就是圣经十诫的复制品。当年，摩西从西乃山上把它们带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一块写着第一到第五条诫命：只有一位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

另一块写着第六到第十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心。

简单来说，第一到第五条诫命的内容都跟神有关，叫你如何去爱主；第六到第十条诫命的内容都跟

人有关，叫你如何去爱人，也就是爱邻舍。所有的律法，最终无非就是归结到这四个字：爱主、爱人。

一般而言，人们看十诫的顺序都是直着看，就是从第一诫往下直看到第十诫。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新的方法，那就是横着看。也就是说，把第一诫和第六诫、第二诫和第七诫、第三诫和第八诫、第四诫和九诫、第五诫和第十诫各合在一起看，这样一来就成了五个夫妻对。

同学们都彼此注目相视：夫妻对？这好像是从来还没有听说过的啊。

师傅说：对，圣经上不是说，主要与人结成夫妻吗？所以刚刚我们才提到，十诫的宗旨讲的无非就是爱主和爱人，这两者不就借着夫妻对密切地连在一起了吗？

有人问：师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五个

夫妻对是怎么样彼此相连的？

师傅说：当然可以，今天的课程就是专门要讲这个主题的，看看：

第一对：第一诫的“只有一位神”，与第六诫的“不可杀人”连在一起。首先我要提醒你们一下，解读十诫不能光从字面，有时要从里面更深的层次去理解才妥。比方这里的“杀人”应该以“恨人”理解，因为神是杀不死的，但不信的人可以，也会恨祂。所以，你既然要与主结成唯一的夫妻关系，当然不能恨祂，否则，爱主从何说起？

第二对：第二诫的“不可拜偶像”，与第七诫的“不可奸淫”连在一起，这个道理基督徒最清楚了。一旦信了主，就要把自己家中、公司用金属、石头或木头所雕刻的偶像给清除干净。否则，就像犯奸淫一样，既然已经与主缔结了婚姻关系，怎么能在外面又乱来？

第三对：第三诫的“不可妄称耶和華的名”，与第八诫的“不可偷盜”连在一起。所谓“不可妄称耶和華的名”，从字面上看是指不可以对主抱轻浮、随便、不尊重的心态；而这里的“偷盜”是指有的人惯于小偷小摸，喜欢贪小便宜的习性。可想而知，一个爱主爱邻的人，怎么还会去做偷鸡摸狗的事？

另外，还可以进一步从更深的含义去理解，“不可偷盜”是指不可盜窃主的榮耀，这是一个属主的人走到最后面临的最大的试探和考验。过不了这一关，就会落到褻瀆耶和華的大罪之中，而它的结局是和下地獄连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恶人可能还会被扔到深深的无底坑之中去。

第四对：第四诫的“要守安息日”，与第九诫的“不可做假见证”连在一起。一般信徒从字面去理解，“守安息日”的意思是安息日——不管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这一天就不要再忙什么事了。但是有的人为着在这一天谋利，就千方百计找原因，编

借口自欺欺人，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不是在作假见证是什么？

当然，除此之外，它的主要内涵隐藏在更深的内在含义之中。如果对守安息日的内在含义弄不清楚，一旦把谬论确认为真理，当然所有自以为是的观点和看法就成了一种假见证。这一点今天就不多讲了，往后再说。

第五对：第五诫的“要孝敬父母”，与第十诫“不可贪心”连在一起。这里的“要孝敬父母”，放在与神连在一起的那块石版上，说明我们要把其中的“父母”当作主来孝敬才合理，这与爱主的原则不谋而合。圣经还指出，十诫中唯有第五诫提到这是神的应许：孝敬的人得以享长寿。

这样一来，岂不是相当于告诉我们，爱主的人必定长寿，而爱主的人必定同时爱邻。一个爱邻的人必然舍己，怎么还会起贪心的念头？

听了师傅的解释，我不禁“喔”的一声喊了起来，实在太精彩了，想不到十诫可以这样去解读。但想想最后的一个夫妻对，我又问了师傅一句：照您这么说，是不是不贪心的人就会越来越长寿呢？

师傅说：我知道你后面一定还话中有话，说吧。

我问：你看现在的人越来越长寿，但似乎贪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师傅说：你看到的只是目前的状况，而没有想到往后人类趋势的走向。

没错，人性的贪婪是难以改变的遗传基因，但你不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的贪欲会越来越受到控制吗？不是说人的心不贪了，而是大环境越来越不容许人的贪心有泛滥的空间和余地。

想想，在大数据的千里眼、顺风耳天网恢恢的监控之下，哪怕是人可以贪污，能够盗窃，但如果

一切贪来之物，什么风光好处都得不到，最后反而却成了把人送进监狱的证据，还有谁愿意去背负一个贪心的罪名呢？

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里，人是被动地活在长命的运程里，所以今天不少的长命人都活得很苦命。这种情形直到最后在主的里面找到了安息才能改观，那时才是人类既长命又好命的黄金时代。

同学们听了，都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大拇指，给师傅一个赞。圣经中有多少的奥秘，原来人自以为是的知道的，实际上并不知道。所以让瞎子带瞎子，最后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结局如何可想而知。

记得在人间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听到“智商”和“情商”这两个词语，简而言之，智商事关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情商与一个人的脾气好不好，可爱不可爱有关。这两者又与大脑有关，一般来说智商归左脑管，情商归右脑管。

知道得更多一点的人又晓得，人类现在的右脑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还多得很。换言之，人的情绪和感情有待改变，改造的地方还多得很。它甚至于比人聪明与否的问题，带给人类更多更大的挑战。这就像当前人工智能的智商越来越高，甚至正在超越人类的智商，倘若人的情商无法赶上去的话，岂不相当于束手待毙？

在天堂学习班上，我们请教了师傅，到底人类该怎么样去看待和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师傅问：除了智商和情商，你们知道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商吗？

班上的人都彼此相望，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还有所谓的第三个商。

师傅说：这第三个就是“意商”，也就是和人的意志有关。如果人的灵魂能够拿来解剖的话，最后会发现，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意志了。换言之，

意商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问：人的意志不是归大脑后面的小脑管的吗？

师傅马上意识到问的人在想什么：是呀，你是不是觉得，小脑比大脑小，又在它的后面，所以意商无论怎么说，都轮不到它当老大？

大家都笑了起来。师傅又继续说下去：

人之意商之所以那么厉害，是因为人的意志天生有个偏性，那就是好事不想学，坏事不必学却水到渠成。人随着年纪的增长，隐藏在里面的遗传基因就会起作用，把人往下拉向堕落犯罪的一边。

因此，所谓高意商的人，就是懂得借着与智商和情商的配合，把人天性中容易向下走的意志加以改造，让人得以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因此意志能够转向由下向上。换句话说，从此自由意志将成为把人从地狱送上天堂的工具。

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很高，但意商却很低的话，那最后的结局仍然逃脱不了下地狱的命运；但是，倘若一个人的意商高，他的智商起码不会低到哪里去，而居高不下的情商则必定成了意商的好伙伴，互相配合着一起把人送上天堂。

当然，这三个商是既彼此有别，又不能分开，谁也离不开谁。但意志乃是人里面的一家之长，学好或学坏都是最后由他拍板才算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光凭知识或一时的火热是救不了人的，必须让意志行动起来，才能最后救人上天堂。

不管一个人的理性有多好用，感情有多丰富，倘若引发一个人向上行动的意志不理不睬，那都只不过是像空口说白话，或白天作美梦，到头来像竹篮打水一样而已。

我听了师傅的话，不禁感慨地说：啊，我终于明

白了，怪不得圣经上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又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原来，这都是和天堂里的人事物互相对应的。

师傅听了语重心长地说：对应是没错。但你还不能光从字面去找对应，否则的话，如果你以为先愿意做最小的，是为了争取后来成为大的，那又和圣经的深层含义不对应了。

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唉，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像您一样的水平呢？

师傅平静地说：人和天使都一样，活到什么样的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不强求，也不要不求。行不行，会不会，就看你们如何提高自己的意商了。

* * *

有一天，师傅私底下跟我说：在你们的学习班里

面，有一位姓易名混的同学，其最大的特点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懂的东西不算少，但像一锅大杂烩，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结果就品不出每一种东西原来的味道。

天堂是分不同层次的，越是住在高层次的人思想越有条理，越是住在低层次的人，思想就越混乱，结果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但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解读圣经其实也一样，它可以从字面的意思、里面的灵义、外面的补充等不同层次去理解。所以你必须抓住每一个层次的特点才不会乱。像易混这样的人，就要争取突破现状更上一层楼才好。

我问：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脱离这种混而不清的状况呢？

师傅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天堂的灵流，都是来自天堂的主，而圣经乃是主自己。所以你

必须对圣经的理解层次有一种正确的认识，才不会碰到不同层次的解读，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甚至于冲突的时候，分不清是非黑白，就不知所措的愣住了。

我说：您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师傅说：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提到的犹太人，它是源自于圣经中的犹大。读过圣经的人，起码都知道圣经上有三个人的名字叫犹大：

第一个是旧约的主角之一的以色列，他一共生了12个儿子，排第4的儿子名叫犹大。这个犹大后来与自己的儿媳妇他玛发生了不干不净的性关系。不管其中的缘由如何，此后缔造了以色列王国黄金时代的大卫和所罗门，就是出自犹大和他玛结合的后裔。从这一点上来说，你可以把这个犹大当成是人性虽不光彩，却未来仍有美好盼望的象征。

第二个是新约圣经最后卖耶稣的犹大，相信没有人会否认他不是个好人。

第三个是写了倒数第二卷圣经——《犹大书》的作者，他的名也叫犹大。有的人说他是与主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有人说他是主的 12 门徒中的一个，不管真相如何，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犹大是个好人。

因此而来，你就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犹大”，却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解读其状态。从圣经的字面或灵义的不同层次来解经时，有时就会碰到类似如何认识“犹大”一名的场合。人不能简单的从是非对错的角度去看问题，而要进一步根据不同的含义，去探讨后面更深一层的内涵。这样才能把所谓的真理和谬论分清楚。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啊，我懂了，原来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犹大”一名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都出

现了；但“犹太”一名却只出现在新约圣经之中，旧约圣经半字未提。经过你这么一讲，我好像觉得忽然脑洞大开。

师傅好奇地问：怎么个开法？

我说：汉字的“太”字，比“大”字里面多了一点，这一点是“主”的意思，犹太人不信主，所以还一直维持在其自以为“大”的状况之中。这跟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再来，重现以色列人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想法一脉相承；

也跟卖主的犹大代表犹太人否认、拒绝弥赛亚一拍即合，只是他们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而已。所以，是否认识、接受主，不就成了“犹太”和“犹大”之间最大的差别吗？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看来，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源头是一致的，都受到天堂从上而下的光，直接或间接的启示或影响。

所以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把自己的文化放在傲视群伦的位置，一旦反转了看问题的角度，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地自欺欺人。

师傅说：看来我该为你改名了。

我有点不解：改成什么？

师傅笑了笑：把“易混”二字拿掉呀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您是在拿我开玩笑。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还一直在琢磨谁叫“易混”呢？好像班上并没有这个人呀。

不过，我现在倒觉得“易混”这名字挺好。起码，它提醒我有许多东西看不懂，测不透。若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飘飘然的成了“易昏”，从天堂跌下地狱，那可就真的惨了。

师傅说；倘若，当人在面对任何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或事物时，不要与自己所知、所想的合不到

一起，马上一棍子就打回去。如此，也许能够上天堂的人就多得多了。

* * *

想不到，在我跟师傅大姐谈过这次话之后，上面就来了通知，要她回天堂接受到其它星球去的新任务。学习班的人听到这一个消息，大家一方面真的舍不得她走，另一方面又祝愿她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命，在宇宙中的天堂群中翱翔自得，带动更多的人把爱的种子，撒向太空中渴望主之爱的每一片土地。

师傅大姐，不管以后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一段时间里，您在我们心田里所撒下的种子，以及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有了您细心的照料和培育，我们心田里的生命种子，已经发芽，接下来一定会长叶、开花、结果，与您一同分享宇宙天堂的大爱。

八、告别灵界

我在天堂学习班也算呆上一段相当的时日了。

有一天，正当我和使为在闲聊的时候，忽然耳边传来了一阵号角声。我走到门口一望，看到一支约十几个人的队伍，由男男女女的成年人组成，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手里拿着一只号角边走边吹，正朝东边的方向走过去。

随我走到门口的使为看了说：他（她）们是我们邻近的天堂学习班的学生。

我问：啊，到底灵界有多少天堂学习班呀？

使为说：数不清，就像你们人间大大小小的教会一样，你说有多少呢？

使为又说：这些学生是刚从学习班毕业的，开始

走上回天堂的路。

我几乎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话：上天堂还要自己走路？

使为说：是呀，没想到吧？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想一想，基督徒常把人死了叫“回天家”，也就是上天堂啰。但人间大多数人回天家的路，都是走得很辛苦的，所以才有的人巴不得能够安乐死。

同理，从你进了天堂学习班，到最后徒步走上回天堂的路，也是随时随地充满了考验。然而，当你克服了一切的艰难险阻，找到了自己在天堂的位置之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是随伴着打仗的号角声上路的。因为，它意味着人类回天堂之路是一场震撼人心的争战。

我问：你刚才说什么？这些人要在天堂里找到各自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她）们上了天堂之后，并不是住在一起的。

使为说：没错，确实如此。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使为说：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状况不一样，所以居住的地方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天堂分成许许多多的区域，大大小小的群体，每一个区域或群体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由此所有上天堂的人，都是被接纳在适合自己生命状况的区域或群体之中。

我问：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地方适合自己居住，或什么人会接纳我？

使为说：很简单，天堂从上而下的灵流会进入你的直觉，不知不觉之中带领你去接近那适合你的

地方，及那愿意接纳你的群体。

一旦你觉得找到目标了，还得报告给你的守护天使，让之确认你所找到的，与原来主所命定的是否一致。如果确实无误的话，那就是你在天堂的第一个落脚之处了。

我问：“第一个落脚之处”？那就是说以后我还要再搬家啰。我能一直住在那里吗？我不喜欢搬家，太累了。

使为说：哪有不求上进，一直住在一个地方不想搬的人，除非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但要知道，在天堂里没有病人。

至于搬家嘛，天堂里所谓的搬家，和人间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只要闪一下念头，就什么都给你妥妥当当地搞定了。怕的是，你想搬去的地方，人家根本就不打算接纳你，因为达不到相配的生命标准，就会搅乱了人家的生活秩序。

使为又进一步跟我解释：照着主所命定之律，天堂或地狱都是按“各从其类”的法则在运作的。每一个人都是被接纳在跟自己的生命状况，差不多一样的群体之中。

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此后随着生命的长进，又不断地搬进和自己的状况相配的群体之中，决不会自己孤零零地落单。

* * *

我说：这使我想起了人间现在最大的一个难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混乱了。虽然在网络上你来我往的似乎很热闹，但能找到真正彼此说得来的却如凤毛麟角。

而且，人的变化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曾经有一位知心的朋友辛新，她过去是以艰苦朴素闻名于人前人后的。但几年不见再相遇的时候，看了她一身的打扮，我开玩笑地说：还没看清你的脸，

远远就闻到了你满身的名牌味。

辛新一脸无奈地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随大流，没办法。

我颇同情地说：人现在的日子哪，要哄肚子听话还不难，但要跟着面子跑可就苦了。

她“嘎”的一声就笑了出来：你的嘴还是那样酸辣不饶人。

使为说：其实，人间现在受到天堂和地狱两股灵流的影响越来越厉害，彼此之间的争战几乎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所以才会出现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形。

现在是人间也要明白“各从其类”之法则的运用的时候了。为什么天堂上的群体要分得那么多，又定规上下、内外群体之间的交流方式有顺逆的不同，所有这一些的规矩和细节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顺着走的人聪明省力，逆着来的做事糊涂费劲，因此，天使们跟人接触的时候，都十分留意观察对方的状况，免得颠倒上下顺逆的次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 * *

我说：现在人间老年化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社会难题呢？

使为说；还是离不开“各从其类”呀。实际上你要明白，活在人间的每一个人，都是和灵界、天堂和地狱和所联系的，虽然绝大多数的并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人间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受到灵界、天堂或地狱的某一个群体的影响，也可以说，你就是这—一个群体中的一员，所作所为都离不开这—一个群体的思考和行为模式。

同时，你还要明白，每一个人实际上都会受到灵界中所谓的善灵或恶灵的牵引，它们就像拔河一样，争来夺去就是想得到你这个人。如果善灵得胜了，你就会成为一个好人；如果恶灵得手了，你就会成为一个坏人。

因此，人的一生说到底，无非就是看你最后成为哪一个阵营的人。在一个人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之时，会形成一个所谓的主导意志。也就是说，你最后成为一个善人或恶人，都是由此一主导意志所决定的。

我问：这主导意志和人的自由意志有什么关系？

使为说：人的自由意志归纳起来不外只有两种，不是行善就是作恶。而主导意志是指在行善或作恶两者之中，你只能选一种。倘若你选行善，并且言行一致，那你的主导意志就与天堂连线；反之，则与地狱挂钩。

而且，记住最重要的一点，一个人的主导意志是在人间形成的，到了灵界之后就再也无法作改变或补救了。天使在灵界所做的一切监察工作，只不过是还原人里面的主导意志的真相罢了。

我说：那么，对于一个即将入土的老年人来说，主导意志还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呢？

使为说：太重要了，这是一个人最后的机会了，断气之时就一切都结束了。

我问：为什么这么强调呢？

使为说：谁都盼望死后能够上天堂，但却没有多少人懂得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如何借用主导意志的助力，哪怕是一些基督徒也不例外。他（她）们都十分热切地盼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得救，死后上天堂，却不知道自由意志在人得救的这件事上，或说在上天堂的路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没错，上天堂的首要条件，当然是要承认和接受天堂里唯一的主。但是，这要出自当事人对信主这件事，有起码的正确认识。以及，心甘情愿的决定，而不是出自任何人的勉强，或给不给谁的情面而定。

同时，还要认识人从先天而来的恶性，必须靠避恶从善才能有所改变。尽管人的年纪大了，不见得在行为上能够引发多大的改变，但心里面想改想变的意志不能没有。主看重的是里面的人怎么想和怎么做，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错到哪里去了。

起码，它为老年人提供了进入灵界之后，可以在天堂学习班进修的机会，这才是老年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值得做的最有意义的“养老”——与永生接轨。

而且，这样做反过来也会改变或提升其家里人的主导意志，使大家都能远离地狱，向天堂靠拢。

有的人以为信了主以后，就像得到了一张进天堂的门票。殊不知，若不在信了之后，在人间好好地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新人，一进入灵界就会被卡住，最后往何处去——天堂还是地狱，就很难说了。

* * *

看到别人已经在天堂学习班毕业了，我心想差不多也快轮到自己也了吧。一想到不久就可以正式上天堂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禁喜上眉梢。

当我正想得入神的时候，使为忽然从外面走了进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说：什么好消息？你不说我也猜得到。不就是我已经毕业了，可以上天堂吗？我口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乐滋滋的。

使为说：哎，不是这个，比上天堂还更重要呢！

我有点急不及待了：喔，那快说，快说！

使为：是这样的，主决定要你回人间。

我不由得一下就跳了起来：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使为说：因为要带着肉体才能去做这件事，所以你必须复活再回到人间去。不过你放心，你的名已经被正式记在天堂的名册上，下次再进入灵界时，直接就可以上天堂了，不必再进学习班。

我问：我在灵界住了这么久，先前的肉体怕都化成灰了，还去哪里找回来？

使为说：嘿，这你就知道了。你该听说过，“天上一日，人间千年”这句话吧。其实反过来说，“天上千年，人间一日”也是对的。它无非是反映和描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当人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那叫“天上千年，人间一日”；当人愁眉苦脸地过日子，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难挨，那叫“天上一日，人间千年。事实是不是正好如此？

想一想，自从进入了灵界之后，你什么东西都想多了解一些，这种巴不得把时间拉得越长越好的心态，不就相当于处在“灵界一年，人间一刻”的状态吗？

实际上，你现在的肉体还趟在医院急救室的手术台上呢。冥冥之中一切都有主的命定和安排，你就照着自己该做和能作的去行就得了。

我问：那往后你还会来看我吗？

使为说：当然会，不要忘记我还是你的守护天使呢。我们会经常保持联系。只不过，往后你无法用肉体看到我的灵体，我也无法用灵体看到你的肉体，直到你再次离开肉体进入灵体为止。但你的心灵会感受到和我的交流，我会随时关注你的

状况。

* * *

在临离开灵界之时，我又一次问使为：你说主把我派回人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他回答说：大概是因为至今为止，世界上知道灵界的人太少了。但是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人对为什么要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哪怕是对圣经十分熟悉的人也不例外。

而且，现在人类已经迈进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整个社会从头到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对所谓世界末日的问题，自此耶稣降世以来，已经吵吵闹闹地传扬了约两千年，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确实的定论，让人明白它的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是结合灵界的概念，好好地重新反省、

思考人类未来的时候了。借着你在灵界的经历，也许可以为一些深感兴趣的人提供崭新、客观、理性的思路。

可想而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是限的，也不管接下来科学有多发达，人类的寿命可以延长到多少个百岁，人的肉体终究要消失，唯一从灵界上天堂名字写在主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入永生。

如此一来，人的肉体是什么时候死的，以及是怎么样死的，都没有什么值得担忧和过虑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你能否过得了灵界这一关，不要被卡在那里上不去，下不来，或者最后往下掉进地狱，进而转到火湖，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使为说的是对的。不管你对所谓的世界末日是怎么看的，甚至于圣经明说没有人知道耶

稣何日何时会再来，而你却晓得“那日子、那时辰”的话。

如果你恰好就在“那日子、那时辰”到来的时候进入了灵界，并且发现原来人是死不去的，但接下来地狱的人却向你招手，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么，这将是何等大的遗憾和吐不出的冤枉啊！

倘若你知道人间、灵界、天堂、地狱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对你离开肉体之后会往那里去，自己完全心中有数的话，那么就像吞下了一颗定心丸，不管未来将发生些什么，还有什么动摇、威胁或诱惑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领域呢？

九、重返人间

就这样，我的灵魂又回到了原来在人间的身体之中。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躺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旁边围着一些穿兰色制服的人，又似乎听到有的人说：“有了脉跳了。”显然，我是从死里复活过来了，只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送到医院的，以及已经在医院呆多久了。

事后，我从路警在现场拍到的相片，以及医院提供的资料，才知道这次的车祸有多严重：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子早就被拖到汽车坟场了；我左边的肋骨通通都被撞裂撞伤，没有一根幸免，医生要从我的胸部抽出瘀血，差点连血压都量不到了。

令人不解的是在医院拍了多少次的X光片子，却没有发现我的脚踝骨也破裂了，还是出院以后走不动才发现了问题的，那时连走路都成问题。

后来我也没有再开刀，在一次十分偶然的场合，硬撑着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把脚部的瘀血给打通了，不再疼痛不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行走。这都是主在暗中为我安排了必须学习的功课。

当然，后来我又进一步悟解到，虽然实际上一切早有主命定的安排，但是人经常都是马后炮式地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

不过这些所谓的神迹奥秘，我现在都很少去想它了。因为经过了这次在灵界、天堂、地狱里的种种经历之后，我越来越能体会到师傅所说之话的真实性：恩典的实质，叫“无功不受禄，凡事不自录”。

我现在不正是活在这样的恩典之中吗？凡事尽心、尽力、尽责地把它做好，然后就把一切交还给主了，祂绝不会错，因为一切都是祂在做的。

不管怎么说，在我住医院的期间，令人感到不可

思议的是，我从急救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又从普通病房很快地转到了康复病房，几乎全部过程都没有用上一片止痛药，而且在医院呆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出院了。

我心中清楚得很，在这段时间里，使为一直陪在我的身边，虽然我们彼此看不见，但我心里能感受到，他那清晰温存的声音。

“你在用天堂的灵流帮助我迅速地康复？”没有听到对方的回应，但我能感受到使为就在我的身边抿笑。

这种事说出来有谁相信呢？如果我没有在灵界亲身经历了和使为日夜相处的友情，恐怕也不会明白所谓的心灵感应，以及真正的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重返人间之后，虽然不像在灵界一样，可以随时随地跟使为见面，无所不谈地东拉西扯。但

是，他就像时刻陪伴在我身边的一位良师益友，一有什么问题问他，从来不会让我失望过。我们彼此之间用心灵交通的甜蜜，是局外人无法想象得到的。所以，我真实地体会到，世界与灵界的交接居然是零距离。

* * *

下来我要跟你讲的一个个小故事，可不是发生在灵界，而是在我从灵界返回人间后，所发生的真人真事。

我原来有一个好朋友叫升上，没话说他真是个好。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好了，凡事凭良心过日子不就得了。所以，升上从来就不把什么宗教信仰当成一会事。听一听可以，笑一笑而已。

但是，这一次得知我出车祸之后，升上很快就赶过来看我。在静静地听我讲完了在灵界的经历之后，什么话也没说。但看得出他真的听进去了，

最后说声“再见”就走了。

没多久，升上又上门来跟我聊。他问了我不少有关灵界的事，虽然上一次我已经讲了不少，但他觉得有一些东西听是听了，心里还是不太明白。于是，我竭尽所能的解答了他所提出的心中疑问。他颇满意地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升上又来了。这次，他一脸认真得对我说：看来，你所说的这一些都很有意思，不会是假的。

我不禁好奇地问：你怎么会相信呢，不少人听了都以为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升上说：虽然我并不十分明白，但我觉得这里面的道理经得起推敲。而且，我听后没有过去那种，你就像某个直销公司的推销员，要拉人入会买单的感觉。

我问：你觉得值得推敲的地方在哪里呢？

升上说：前前后后虽然听起来无奇不有，但把它们串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矛盾。如果真的有神的话，祂应该就是这样一位既不变又多变的大能者，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

我说：太好了，继续说下去。

升上说：实际上，我过去也一直在听、在看、在想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道理，但始终觉得没有一个人的理性通得过的东西。以致，慢慢地就懒得再去揣摩了。

这次听你讲了灵界的事，直觉上感到这次好像碰到边了，我得顺藤摸瓜地琢磨下去。要不然，倘若进了灵界之后，猛然发现自己错过了在人间的多少机会，糟蹋了多少宝贵的时光，那才叫两手空空地来到人间走一回呢。

我问：那你决定信主了？

升上说：你不是说过，人进灵界之后，天使要查的是两点：一是对主的认识；二是对人的行为吗？如果我不想下地狱的话，那起码要通过第一点才行。

不过，我认为一个人信不信主，不在于外面是否贴着一张基督徒的名牌，而在于是否里面真的信，外面又配有好行为。倘若是假信，那结局恐怕比不信还更惨呢。

我说：难得你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识。我相信，你本来就是好人一个，如果信了主，就能更好地认识、反省、改变自己，必将如虎添翼地迅速向天堂靠近。

升上说：过去我一直以为，所谓超自然的神迹就是上天最大的作为，人也巴不得能看到神迹就像馅饼一样，从天而降恰好砸进自己的嘴里。所以，

不少人都以为那些看过神迹的人，才是真的“神”了。

但是，我今天才领悟到，真正的神迹是人必须有健全的理性，正确、全面地去领受从天而降的智慧。

我说：现在世界上活着的人，都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若不是从认识灵界的重要性入手，恐怕不少的问题，都难以从各色各样的迷惑中走出来，哪怕是自以为有了坚定信仰观念的人也不例外。人的生老病死越来越缠住人不放，不从根本上去看透其真相，就无法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

升上说：也许，这次我会被你的故事感动和吸引，就是出于如此的原因。我觉得它触动了一个人的灵魂，让你感到不能再稀里糊涂地过日子。灵界里到处都是超自然的神迹，却叫你回到人间自己创造神迹，让神迹的奇妙就化在人的反思和生活

之中。

我说：实际上世界无非是灵界的一面“镜子”，只是我们每一天照它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今后人要面对的未来和事实而已。

升上离开我家时，又特别跟我提了一句：啊，对了。我觉得人的重生这个话题很重要，到底在人间还没有彻底重生的人，进了灵界之后还能不能再补课？有空你再跟我讲一讲。

我说：好的，我知道。

经过这段时间和不少人的接触，别的我不清楚，只知道那些对未来的生死感兴趣的人，一定会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探询与人间、灵界、天堂和地狱有关的问题。

* * *

当升上问到我有关重生的事情时，在我的头脑中

油然地闪过一对基督徒夫妇的面孔，丈夫的名叫远望，妻子的名叫南得。如果说，要我在人间自己所知道的人中，马上找到两个重生见证人的话，那么大概我就会想到这对夫妇了。

远望年记也不算小了，已经进入了所谓“知天命”的五十大限。由于信仰的缘故，他受过逼迫，坐过监牢，但都义无反顾地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一个人奔波在充满着各式各样试探和考验的人生道路上。

原来，一些看好远望的人，打算把他保送到国外深造，但这些人好意，都被心甘情愿留在乡土的远望一一给拒绝了。

后来，远望情投意合地找到了一位一心一意要嫁给他的妻子——南得。南得是一个很有独特性格的女孩子。她自己的家庭背景及学历都很不错，各方面的条件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没话说。

照一般人看来，不论南得嫁给谁都轮不到远望。但是，南得却偏偏看上了远望，自己心知肚明嫁给他生活会很辛苦又不稳定，但就像远望坚定不移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南得也坚定不移地非与远望在一起，一路走到底不可。

就这样，他和她结婚了，而且接下来接二连三地生男育女，至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作为一个所谓靠信心生活的传道人，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固定收入。所以远望一家的生活可想而知，经常都是活在充满着变数的不预定之中。

然而，远望一家多少年来，就是活在这种十分不稳定的环境中，过着一切靠主而信心十分稳定的生活。

有时候，远望连坐市内公共汽车的车费都要抠着用，常常需要用钱时都是刚刚好，袋里的钱一分也不会多，一毛也不会少。但是，当碰到路旁真

有需要帮忙的人时，他可以把身上衣袋里所有的都翻过来给人。

别看他穷，当有人要为他手头所做的福音事工作奉献时，远望坚持要查看这些奉献的钱来源是否干净，若他觉得不干净的话，不管钱是多是少一律拒收。

远望一家在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的环境下，艰苦度日的情形可想而知。但环境从来无法剥夺夫妻俩里面的人的笑容。他（她）们一直不断地搬家，有时住城市，有时住山区。

当住在山区的时候，远望凡是繁重一点的事都是自己抢着干，又是下山提水，又是上山采野菜，一天忙的不亦乐乎。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又训练她们跟着干，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经风见雨坚强不屈的性格。

而南得对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人看了无不心

动。当我想到南得在蹲下为丈夫细细地洗完了脚之后，又让他把脚挂在自己的大腿之上，为之轻轻擦干的镜头，才悟解到天堂的实质是什么。

我想，天堂第三层天住的是爱心最足的天使，当他（她）们在人间做人时候，无非就是这个样子吧。爱不受环境的影响，爱也不穷富的支配而改变。它并非任何一个人想要就可以拥有，乃是天堂所注册的专利。

我问使为说：像远望和南得这样的人，进入了灵界之后会怎么样？

使为说：如果他（她）们一直维持在至今为止最佳的属灵状况之中，那么，可能进入灵界以后，很快就会上升到天堂去。所以，并非每一个人到了灵界之后，就都必须进入学习班不可。

而且，在灵界越快升上天堂的人，他（她）们在天堂的位置，相对来讲越处于比较往上的区域。

比方说，在第二层天甚至于第三层天，在靠近中心而不是外围的区域等等。

在人间已经完全预备好自己生命的人，快的人可能在灵界只呆上几个小时之后就上天堂了。

这都是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形而定的。

我“啊”的一下就停住无语了。

使为一下看透我的心思，笑着说：怎么样，你不想再进入灵界之后，马上坐“直升飞机”直达天堂？想的话，那就要在人间做足功课，拿着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到灵界报到啰。

* * *

我过去认识一对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的夫妻，丈夫的名叫简苦，妻子的名叫朴素。简苦原来是一个西医大夫，在从医的期间对于中医针灸的理论深感兴趣，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

到了美国之后，虽然不再做医生了，只是转行找到了一份很普通的工作，但是仍然念念不忘他手中的研究工作，甚至于在自己和亲人的身上一马当先地进行了临床的试验。一直至死也没有放弃过他愿意为人类的健康，奉献出自己一份力量的心志。

难得的是，她的妻子朴素虽然在学问上帮不了自己的丈夫任何忙，但却用默默无声的温情理解、鼓励和支持着他所做的工作。除了自己辛勤付出维持家计之外，一有什么要做试验的，她总是毫不犹豫地第一个伸出了自己的手。

从灵界回来以后，我得知这一对夫妇已经先后离开了人间，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慨。我也不清楚，过去有人跟简苦和朴素传过福音，但临终前他（她）到底接受主了没有。我只是心中一直觉得，

像这样正直执善的人，若进入灵界之后下地狱未免太令人感到遗憾了。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问使为说：简苦和朴素这样的人，进入了灵界之后会怎么样呢？

使为说：不管简苦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都应该明白，如果不是天堂的灵流一直不断地灌注到他的身上，那他要取得最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许多人都以为一切的成就，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聪明获得的，这是一种错觉。

多少人间的科学家最后会走上信仰的道路，都是因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此一真理的缘故。所以，对神的敬畏之心不可缺少，如果此一种子已经埋在简苦的心田里，那么即使他在人间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进入灵界之后还有机会接受主。

然而，倘若简苦以为一切的成功都是靠自己，越努力越变得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根本不把神放

在眼里，甚至于有一天把以往所受的苦，化成一股怨气和恨气，投射到神的身上，那他就彻底地完了。这样的人一进入灵界，可能审查天使马上会把之投进地狱。

我又问：那朴素呢？

使为说：从朴素的表现来看，她是一个里面的人相当不错的人。每一个里面对头的人，大体上都不会错到哪里去。这样的人重生的机会是大的，离上天堂也就不远了。

实际上，一个人在人间活成什么样，大概也就可以知道进入灵界后的结局如何，并非像赌博一样，一定要看到骰子摔出了多少点，才能接着算大小；

但是你还要记得一点，要看透人间里面的人之真相谈何容易。加上，主眼中的善，与人心中所以为的善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事只能由灵界的审查天使负责才不会出错。因此，凡事不要

以为自己绝对不会看错人才好。

简苦的身边有着朴素这样一个，散发着内在美的妻子，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和帮助。人都以为，找到一个彼此谈得来的配偶最重要，却不知道，如果里面的人合不来，哪怕外面的人卿卿我我再亲密，也是枉然的。

我问：那你认为简苦和朴素这两个人进了灵界之后，还会继续走在一起吗？

使为说：这就很难说了。人一进了灵界就什么都真相大白。如果两个人的里面的人合得来，就会住在一起。实际上，在天堂里根本不存在着什么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之差别。人的里里外外都是合一的，只是不同层次或社群里的人，彼此的生命水平不一样而已。

如果在地上感情好的夫妻，不想进了灵界之后，彼此之间大吃一惊发现合不来，特别是想在天堂

“白头偕老”的话，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人间想方设法，各自把里面的人调整到心同意合的地步，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 * *

来去是我的表妹，她的母亲就是我的姨母，你可不要以为“来去”这个名字是随便起的。她姓“来”，自己的上面还有好几个姐姐，一心一意巴不得能生下个儿子的姨丈，看到最后生下的又是女的，一气之下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叫“去”。

顾名思义，来去的性格也恰如其名。无论何时何地，什么事情一上了她的手，都是犹豫不决地拿不起、放不下。这种性格不知把她害得多惨，吃了多少亏，然而她就是来来去去的一直改不了。

我的姨母姓郝名甲，她的那一个姓不好写却好记，只要想到她的“好”就是了；她的名却好写不好记，但只要想到她的“假”，马上就记住了。每当想到

姨母是一个“好假”的人，我就禁不住抿嘴偷笑。其实看起来她做人心地善良，一点都不假，但却莫名其妙地得了个“好假”的绰号。

来去是一所中学的老师，面对着学生、学生的家长、学校的领导、同事，一大堆的人际关系要处理，一大把的工作压力要承担，久而久之就和忧郁症打上了交道。这对于她原来就容易敏感、反复不定的性格，无疑就像火上浇油更加难以平心静气地去为人做事。

来去是在我跟她传福音之后主的。有了信仰之后，她的精神面貌的确比前有所改变。起码，现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懂得向主祷告了。

但是，每当事情顺心如意，环境一帆风顺的时候，她就像一只小鸟一样，走路都会轻松得跳起来；而每当碰到问题，马上乌云压顶，忧郁的气氛笼罩着整一张泪脸。

我几乎用尽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各种办法，想帮助她彻底地改变自己来去不定的性格，从忧郁症里面走出来，但是，不管是轻声细语引经据典的劝导，还是奉主的名理直气壮地斥退撒旦、魔鬼的攻击，好像都一时起了治标的作用，却无法治本拔除深处的病根。它就像一只在海面飘流的小船，受到顺风或逆风的控制和影响，无可奈何地在水面上飘荡。

我的姨母郝甲，当女儿信主之后，在来去热心的劝解下，最后也算入了基督教。郝甲本来还算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但是近些年却发现，她也慢慢地却变成了一个忧郁症的患者。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而且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冲动。如果说，她过去的“好假”是说说而已的笑话罢了，那么她现在是什么面具都不必戴了，自己里面的情绪一发泄就什么都暴露无遗。

我也是像帮助来去一样，什么能用的方法都用到

郝甲的身上了。但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她的母亲身上，抑郁症的状况，总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始终得不到彻底的解决。

我到了灵界之后，曾经把这一个人 在人间一直苦苦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跟使为提了出来：

像来去这样的人，她本身确实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但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呢？

记得，当时使为是这样告诉我的：在灵界，无论看什么问题，都离不开要弄清楚里面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样地，在人间要识破一个人，也要从里面去看才行。但是由于人无法认识自己里面的真相，所以这种事就只能交给灵界的天使来做。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神从头至尾都在引导人离开地狱的假恶丑，进入天堂的真善美之中。

就来去而言，只要她能一直持守对主的信靠和忠心，凡事不要违背十诫而行，有错悔而改之，那么进入灵界之后，她在人间所犯的一些错失，都会当成是外面的人做的，一笔勾销得赦免。一旦在天堂学习班毕业之后，最后轻轻松松地上天堂。

我问：那她在人间做不做错事，就都无所谓了？

使为说：当然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做。

我问：那么，她该怎么想，又怎么做呢？

使为说：还是要回到“恩典”这两个字。至于如何理解恩典的运作，就不要忘记“无功不受禄，凡事不自录”这十字诀。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事，都要尽心、尽力地把之做好；而做了之后，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把之记在自己的账簿上，因为一切都是主做的，人只要记住成不骄，败不馁就行了。

我问：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得了抑郁症，却一直反反复复难以得到根治？

使为说：许多活在世界上的人都不明白，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与天堂、灵界和地狱的人有着切不断的关系。换句话说，当前天堂和地狱两边都在白热化地“抢人”，什么时候人和天堂靠近，你的精神状况就好；什么时候地狱的人把你拉紧，忧郁症就会缠身不放。

所以，忧郁病人要时刻意识到，地狱的坏人早已挖好了一个陷阱，引诱你往里面跳。不要轻易受到地狱或灵界坏人的欺骗，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跟它说一声“走吧，这里没要你插手的事”。撒旦最受不了的，就是人用不屑一顾的藐视态度跟它讲话，这样会大大地挫败它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坏人一见你识破了它的诡计，没得玩了，往后忧郁症发生的机率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又继续问使为说：那我姨母的事情又该怎么看呢？

使为说：郝甲的信主，实际上是出自对她女儿的情爱，或说迁就也可以，而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种只停留在外面的信而已。

我听了不禁心头一怔：外面的信和里面的信有什么不同？

使为说：从天堂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外面的人信，里面的人不信，就统统归于没有重生的范围。而还没有重生的人是无法被天堂接纳的。

主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上天堂，但人必须用自由意志改变自己的堕落本性，才能与天堂里的人的生命相配，这一点你在天堂的门口已经亲眼目睹了不少的见证人。

我还是放不下心里的念头，不安地问：那她以后还能上天堂吗？

使为说：那就要看她里面的人最后走到哪里去了。我相信主还是一直在带领和引导她向天堂靠拢的。因为，任何真正的改变都要从认识自己的问题开始。也许，这一些问题她过去从来没想过，但一旦信了主，就会面临把种种毛病的根给挖出来的挑战。

如果说，她原来只是外面的人说要信主，但现在神要扭转这种局面，让里面的人真的认识主，那她现在所经历的，不正是处于一个合情合理的过程吗？

我说：郝甲总认为如果她的状况不见好转，自己就信不下去。因为，这样不管信徒之生死疾苦的神，还有什么值得信的呢？

而且，来去也一直盼望主能行一个神迹，让她母

亲所有的毛病顿时都消失。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人的信心加强了，神的脸上更有光了？

使为说：如果神容许这样的事发生的话，那只能说郝甲要成为一个里面重生的人就更难了。

倘若她母女俩真的明白什么叫主的恩典，那就得感谢主所安排的一切环境，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正确的真理上。

我说：你说的话一点都没错。但话是这么说，听的人是那么想，她们能够听得下去你说的这些话吗？

使为笑了笑：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要什么人听我的话，只不过既然你先提出来了，就为你提供一点打开思路的参考意见罢了。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做任何事情，但有时人必须强迫自己做一些该作的事。不然的话，神把自由意志给了人还有什么意义？

* * *

当从灵界重返人间之后，我跟来去叙述自己在灵界的经历时，特别提到使为针对她们母女俩所说的话。一反往常时不时会插话，或自己开了口说话就停不下来的习惯，来去静静地听着，一声也不吭。

这让我感到惊讶：怎么样，听了有啥想法？

来去说：很好。我想使为真的点到我的要穴了，让我明确了往后做人的方向，做事的方法。你有空把使为讲的话，跟我重复一遍，我得好好地再消化消化。

但是，我对母亲的牵挂，还是觉得难以完全放下，总担心她上不了天堂。

我正沉思着如何解开来去的此一心结时，突然间感受到使为给我送来了一阵灵感。

“啊，有了。”我自言自语后，对着来去开了口：使为不是说过，一个人的名字是与她的状况连在一起吗？

你的母亲一生下来的名字叫“郝甲”。“郝”和“好”是同音的字，也就是说把它当“好”去理解就行了。如此一来，“郝甲”就成了“好甲”，换言之，它是对着“好的指（趾）甲”而言。

你知道吗？我这次参观了天堂之后，最大的收获是知道整个天堂原来是一个人。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生命状况，从上到下，由里至外被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有的在胸前，有的在背后，有的在腹部，有的在四肢等等。

如果就整一个人体而言，其最下或最外的位置，无非就是脚趾或手指所在之处了。而脚趾或手指的末端，又是趾甲或指甲的所在之处。

每一个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免不了都要剪修一下自己的指（趾）甲，被处理掉的趾甲或指甲都是死的。也可以说它们就代表人的肉体死了之后，一切跟随肉体的消失而不见了“废物”。

然而，使为告诉我，在天堂里的人都是不必剪修指（趾）甲的。因为，每一个身居天堂的人，身上都不存在什么“废物”。所以，哪怕是指（趾）甲也一样，每一个人的指（趾）甲都是名符其实的“好甲”。

我去听到这里，“哈”地一声笑了起来：啊，我明白了，我母亲一生下来就是属于天堂的“好甲”，那我还担心什么呢？

我对使为说：谢谢你送过来的心灵感应。

使为说：你可不要轻看在天堂里当“好甲”的人，那可是和怜悯连在一起的极大恩典呢。

* * *

在我进入灵界之前，早就认识了一位女孩子，她是借着我传的福音而成为基督徒的。所以我对她，甚至于她一家的人都颇熟悉。

这个女孩子叫巴昧，从事的是卖墓地的工作。巴昧的姐姐巴杰是个妇产科的医生。巴昧的妈妈德到退休前在一家养老院工作，退休后还时不时地到慈善的医疗机构当义工。

我开玩笑地对巴昧说：生老病死都叫你们一家人给包了。

巴昧笑着说：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弟弟叫巴笛，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卖保险，介绍健康保险是他的长项。我们只是包了生老病死，而生老病死反过来则“保”了我们。

我又加了一句：过去医生要病人好好养病，是在

说好心话；现在医生要病人好好养病，是在说真心话。不过这也不能怪今天的人心黑，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要养，“病”这一个产品牵连到多少人，要靠着它过日子，不养又能怎么活？

巴昧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直得可爱，也直得可恨。

我说：没办法，养成了实话实说的习惯，不讨好人，也不怕人说坏。

无论如何，我和巴昧就是可以这样地无所不谈，与她交谈的好处就在于不必先打草稿。所以，不累。

这次我从灵界回来之后，少不了和巴昧谈了不少在灵界、天堂、地狱等等地方的经历。

作为一个读过圣经的基督徒，巴昧对我说的天堂和地狱，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感到惊奇之处。因

为，这两个概念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当然，她后来也明白了，我所说的天堂和地狱，与她以前所知、所想的相比，两者差别太大了。

然而，对于我提到的灵界，却深深地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听到如此的信息。所谓的灵界，也就是世人经常提到的阴间，听过这名字的人，也不过是捕风捉影而已，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作为一个和死人打交道的墓地工作者，怎么能白白放过眼前的机会，不认真地探讨其中的奥秘呢？所以，巴昧就特别认真地思考、琢磨我所讲的有关灵界的信息。

巴昧问：照你这样说来，灵界相当于是上天堂或下地狱的中转站？

我说：你可以这样理解，它是有这样的含义在其中。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顾客”的处理中心。

因为，中转站不过是人转车或飞机的一个场所，没有谁进了中转站，不知前方自己要去之目的地叫什么。

但是，进入灵界就不一样了。接下来人到底要往哪里去——天堂还是地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一个悬挂着的未知数。

所以，灵界存在之主要目的，就是要负责去解开吊着这一个未知数的线，让之落实到人最后要到达之目的地——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两者之间只能选一个。

巴昧说：经过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清楚多了。以前总以为，人死了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的则下地狱，现在看起来却并非如此。

我说：你讲的这一个大原则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是怎么样去看待、认识其中的这一个“信”字。如果真信，那毫无疑问是上天堂；倘若

假信，那下地狱就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了。

巴昧说：照你说，灵界的天使是根据里面的人来做判断的，但活在世界上的人，又很难看清楚自己里面的人的真相，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才能保证人进了灵界之后，得以通过审查天使这一关，最后上达天堂呢？

我说：实际上并不复杂，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认识、接受主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第二、信了之后要重生成为一个义人，也就是一个为人做事都对的人。

巴昧问：一个所谓义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说：简单呀，把圣经的十诫背下来，然后照着去行不就得了？

巴昧静静地不再说话了。我想，她一定在思考我们刚刚谈过的这些话。

* * *

巴昧的父亲是一个当兵出身的老革命，我习惯叫他老巴。老巴的父母男男女女一共生了九个人。老巴是老大，但他的父亲不知道听了哪一位高人的指点，反而把他排在最后成了老九。所以，巴九就从别名变成正名，几乎很少人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名字。

当巴昧信主之后，自然一心一意想把福音传给家里的每一个人。但是，除了她的母亲德到之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她的。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德到信主受洗了，巴妹算是家里有了第一个“自己人”。接下来巴妹的弟弟巴笛也信了，又多了一个“自己人”。但是，老巴、巴杰却不信，加上巴昧的丈夫熊兄，更是一味反对巴昧的信仰，成了压在她心口中的一块大石头。

就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大家要说好吧，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好多话说不到一块；要说坏吧，也坏不到哪里去，反正日子还是要过的，该忍的时候总不能随便撒野。

当巴昧听了我在灵界的经历之后，茶余饭后像讲故事一样，把之跟家里的人讲了一遍。

怪了，这一次老巴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听得津津有味。末了，甚至还问了一句：“这是真的吗？”让巴昧感到惊讶不已。

就这样，我听了巴昧的叙述，觉得要趁热打铁，就亲自上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又跟老巴讲了一遍。最后，我问他说：老巴，你听我讲后觉得怎么样？

老巴沉默了一阵，不快不慢地开了口：你说的在理，让人觉得要好好想一想，不像以前听小妹讲的，一听就想一巴掌给打回去。

我问：是什么使您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呢？

老巴说：过去年轻打仗的时候，自己的命就好像绑住裤子上的带，随时掉就掉，还管它什么神神鬼鬼的。但是现在年纪快到打烊的时候了，特别是身体不自在的时候，有时还真的想过，人就这样走，有意思吗？人生走过场，最后就落到这样灰溜溜的结局？不甘心呀，但又能怎么样呢？

“唉”，老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今天咋搞的，怎么会跟你讲起这一些来？

我知道，灵界的种子真的在老巴的心田里发芽了。好啊！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主，在老巴残烛将尽的时刻，为他带来如此大的人生祝福。

又过了一段时间，巴昧告诉我说，老巴愿意接受主，但不愿意找教会举行洗礼，问我该怎么办？

我想了一想，还是问一问使为吧。于是，就跟使

为接通了心灵感应的管道。

使为说：那你们就在他的家里为他洗呗。实际上，天堂上的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教会，地上的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有教会的存在。洗礼不过是象征重生的一种外表形式，里面的人必须重生才是最重要的。

我跟巴昧说：那就由我们来帮老巴洗吧，你、你妈和你弟都算上一份。只是你家里连容下半个人的浴缸都没有，又怎么样洗呢？

巴昧说：我记得喜欢看书的巴笛曾经跟我说过，早期教会的洗礼，是采用双脚泡在一个盆子里，头上用手滴水的方法，这样岂不是从头湿到脚，相当于全身都洗过了吗？

我说：这真个好主意，那我们也如法泡制吧。

就这样，我们选择了一个星期天，在家里为老巴

举行了归主的洗礼。德到看到自己多年的老伴，头发上挂着未干的水珠，激动的泪水从眼角油然淌下。

巴笛打趣地说：妈，这下老爸和你一起在天堂里相见肯定是没问题了。但是，接下来你还愿意在天上，与他继续缔结地上良缘吗？

德到脉脉含情地说：别看你老爸性格犟，一旦他认准了理，脑筋比许多人都转得快，又好使。谁知道到了天堂之后，他会跑到前头什么地方去，我想赶也怕赶不上。一切都听主的就是了，祂安排让我们得到的，一定是对他、对我都是最好的。

我看到站在一边“观礼”的巴杰，虽然一声不吭，但她的眼角看来，似乎也散发着潮湿的润光。

事后，巴笛告诉我，最近巴杰常跟他要一些国外的科学家如何认识神的传记看。他一脸自信地说：你看，我们家原来六个人分两派，五比五势均力

敌不分上下。但是现在我老爸信主了，就打破了僵局。

接下来，如果我大姐也心动信主的话，那就只剩下我的二姐夫熊兄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我不信最后他还能不信。

我笑笑地说：如果事情是这么简单的话，那神还要给人自由意志干什么？不就是要你心甘情愿地去信，才有货真价实的价值吗？

巴昧在一旁听着什么也没讲，我知道这是碰到她心中多年的伤口了。

自从信主以后，巴昧一直把带丈夫信主当成是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奋斗目标。一来让熊兄得以蒙恩得救；二来也可以因着如此的美好见证，使巴昧不至于有一个不信的丈夫，而在教会众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是，偏偏熊兄不给面子了结巴昧的此一心愿，而且不客气地大肆反对、打击巴昧的宗教信仰，使巴昧落进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离婚吧，不管是从传统的道德观念而言，还是从自己信仰的角度来看，都似乎是不妥的决定；

不离婚吧，有时觉得这样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何苦呢？人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

就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忍耐和挣扎中，巴昧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地往下走。

自从听了我在灵界的经历后，巴昧好像看到来自天上的亮光，给自己的人生未来带来了新的生机。

巴昧平静地说：现在我终于想通了。

我问：想通什么？

巴昧说：灵界、天堂、地狱都有不同的群体，同样地，人间也有不同的群体与它们相对应。所以，

你不要盼望在世界上能找到和自己“刚刚好”，彼此完全合得来的人。因为，除了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层次的人，不可能聚合在同一个性质类似的群体之中。

我说：真是今非昔比，想不到你的领悟比我还深。

巴昧说：因此，我要好好重新思考和熊兄的关系。诚然，我会继续为他祷告，盼望他最后能被主从地狱拯救到天堂；但也尊重他的自由意志，连神都无法干涉人的自由意志，何况是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如果今后我们不论是在灵界，还是天堂再见面，我盼望他最后不是属于地狱的人。这对他是一个祝福，对我是一个安慰，毕竟我们在地上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连结。想到底，我必须感谢主借着他来调整我，否则我可能也是属于地狱的人，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

我说：我经过在灵界、天堂、地狱走了一大圈，才明白所谓的恶和假，归根究底都回到如何看待、认识神的问题上。倘若熊兄能醒过来，明白实际上他是被地狱的魔鬼和撒但牵着鼻子走，充当反对神的炮灰甚至急先锋，那问题就好办了。

巴昧说：我再试试看吧。也许，我现在是抱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平常心，去享受主给的恩典，可能人一放下自己，反而结果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

有一天，当想到老巴、德到、熊兄、巴笛、巴杰、巴昧这一家人的名字时，在我的眼前忽然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片片的云彩，飘荡在从灵界升上天堂的空间。其中，有一片云看起来就像熊兄的脸。虽然，这云处于最下面，看起来它的色彩也有些灰暗。

我欣然地喊道：啊，他也上去了。真好！

* * *

在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义中，有一个不少信徒都耳熟能详的说法。那就是说到当耶稣再临，或说所谓的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有一班活在地上的信徒，会被提到空中与祂见面。

换句话说，当世界落在水深火热之中，个个命在旦夕的生死存亡的关口，这些人却是“免死”的，得以事先逃离命若悬丝，连续好几年的人间大灾难。可想而知，这样的说法自然十分迎合人性贪生怕死的胃口。

所以，就连美国的影城荷里活，也不放过如此“淘金”的机会，接二连三地推出不少以“被提”为主题的影视，让看戏的人化钱叫好，让做戏的人赚钱更叫好。

实际上，整本圣经就只有一节经文论到“被提”一事。但恰恰就是这“被提”二字，却如此深刻的刻

在人们的脑壳里。可见，人要接受恶和假的蒙蔽是何等的容易，不过是一闪之间“被提”就正坐高堂；而人与善和真结缘却是何等的艰辛，恐怕花一辈子的功夫也难以听得进一个字。

我回到人间不久，认识一个叫贝禔的人，个子长得肥肥胖胖的。每当我跟贝禔谈到目前的人，尤其是教会里的人是如何热衷于谈论有关被提的事，贝禔就皱着眉头说：“别提了，人们都把被提的真相歪曲得面貌全非。”

我想想没错，“被提”与“别提”，就像一对双胞胎，它们除了讲话的声音有一点不同之外，其它的都没话说，彼此之间有着许多休戚相关的地方。

贝禔跟我说，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年代，贝氏家族的祖先，乃是发现钱财的人。如果说，当今的银行业就是贝氏家族给开发出来的也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贝禔常常跟我说：贝家就是钱财的代表，

离开了钱财讲被提，就像牛头不对马嘴，怎么扯得到一块？

我问：那该怎么样看被提这件事呢？

贝禔说：那还不简单？别再提钱就被提了。

我琢磨了他说的这句话好一会儿，忽然茅塞顿开地在心中暗笑：真的是别提了，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却从来没有想到。

贝禔说：是不是？一个被提的人是一个死人，一个死人怎么还会见钱眼就红，念念不忘身边有没有钱，或钱多笑、钱少馋呢？

而且，被提本身又是一个悖论：人既不能贪钱，又不能不用财。这“财”和“才”是相通的，倘若一个人才财两空，拿什么去做一个有用、有福的人？

我边听边想：神确实自己什么都不缺，祂缺的是既不贪又可用的人。这可能也是被提的人那么难

找的原因——既要会做不会贪图钱财的死人。又要会做会善用才、财的活人。

贝提又说：哪有耶稣来了，整个教会的人就一窝蜂似的，通通都被提到天上的道理？那天堂岂不成了一个大蜂窝，还有什么平安之道可以留给人去行走？

依我看，只有三种人是被提的人选，可以简称之为“三不”：一不贪生怕死，二不图名图利，三不懒用才、财。

我说：太精彩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被提论，不愧是“别提”了——无论是从哪一个层次去推敲，都是掷地有声。

这时，我不由得又想到了使为。在灵界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向他请教一下，这一个在自己心中已经隐藏了颇久的被提疑问呢。

忽然间，我可以感受到使为用心灵感应在跟我交通：现在也不算晚呀。

我问：圣经的确提到“被提”的字眼，哪怕实际上只提到一次。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和认识被提这件事呢？

使为说：万变不离其宗呀，你始终不要忘记站在灵界的位置看问题，就什么事情都可以看破和看透了。

我说：圣经上明摆直说是活着的人被提的，那这些所谓被提的人，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呢？我还是有一点摸不到边的感觉。

使为说：在灵界的时候，我就跟你提过，有为数很少的一些人，当进入灵界之后，不必进入学习班，很快地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离开灵界升上天堂。如果你把这些人当成是被提的人选来看，一直困惑你的难题不就迎刃而解吗？

我不由得“啊”地一声叫了起来，怎么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但我刚高兴了一下子，马上觉得问题又来了：等等，圣经上说，被提的人是一刹那之间就升到空中与主见面的。如此说来，“一刹那”和你所说的几个小时，不是还有很大的距离吗？

我似乎看见使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如果你一直要在圣经上扣字眼，要多厚的圣经才够你查？什么时候你才能从里面走出来，登上以内在含义解经的殿堂？

我又“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怪不得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最后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他要把耶稣所说、所行的一一写出来，“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

* * *

好了，回过头来，我再跟你继续讲一下贝禔的事。贝禔的先祖留给贝氏家族的后人一本传家之宝——名叫《汉典》。在这一部书里，记载了所有汉字的奥秘，包括字面浅层的意思，以及隐藏在字面之后的深层的含义。

使为告诉我，一个人的姓是他（她）的灵魂，它包含了从其父亲而来的先天基因；而一个人的名，则相当于是来自母亲的身体，它与人的后天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你知道吗？本书所提及的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人，都是从这本《汉典》而来的。一般而言，书中人名的第一个字，都是对着他（她）的姓而言。其中的一些“姓字”，恐怕不少饱读经书的中国人也不晓得，原来它是一个人的姓。

也许，这些有姓有名的人也为本书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脚：虽然它是虚拟的，却又是真实的。

人类的未来，就在看似虚拟的灵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穿梭向前，天堂或地狱不会再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或一种遥不可及的盼望或假设。

问题是，你愿意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凌驾着 21 世纪的千里马走向辉煌吗？宇宙万物的创造之主，正站在天堂之上频频招手欢迎人类的进入，你看见了吗？

* * *

末了，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当我还在灵界的时候，使为跟我讲过，圣经中的书卷，并不是每一卷都能用内在含义去解读的。

在旧约圣经中，大部分的书卷都隐藏着内在的含义；但在新约圣经中，只有最前面的四福音书，以及最后的《启示录》，能够从内在含义的层次去解读。

而且，使为从内在含义的层次，为我详详细细地从头到尾，逐句逐字地解读了《创世记》、《出埃及记》和《启示录》这三卷书的内涵，使我受益无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使为把《启示录》先后为我详尽地解释了两遍，第一次解释到临近结束的第十九章就突然停下不讲了；但过了一阵之后，又重起炉灶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解释了第二遍。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是笑笑地一言不发。

我猜想这里面使为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大概是天机不可泄露，时间还没到。天堂信息的奥秘就像一把锁，使为没有把开锁的钥匙交出来，想必其中自有主的美意，就等着时到花自开吧。希望，今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这一些来自天堂高层天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

不过，在这里我还想提醒每一位读者，如果你看

了本书之后，觉得心里开朗喜欢的话就尽管好好地受用。而若觉得有什么观点被卡过不去的话，也不必太在乎，把之暂时挂起来就是了，时间到了什么问题都必将迎刃而解。

因为，从天堂由上而下的灵流是不能逆转的。所谓“顺者生，逆者亡”，灵流的走向和运作也一样，当人里面的人是杂乱的，就会出现“虚不受补”的遗憾。但是，只要你不疑神疑鬼、犹豫不决，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总有穿云破雾、开云见日的时刻。

好好想，快快走，这可是被提的人生秘诀啊！

* * *

看完本书，请您轻轻地闭上双眼，让从灵界往上升的心思，跟随自由意志的慈波，去感受天堂的平安、喜乐和幸福。

